

物語眾大的步進一唯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行發日七十二月五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角二價售册每

No. 156 31. 5. 27.

期五十四第 卷二第

劃分亞美兩大陸的阿拉斯加

·平·

阿拉斯加猶如亞美兩洲之間的橋梁

白令海峽無異是兩大陸的自然分界

在一個很大斜度的弧線之下。駕駛員使飛機升騰到較高的空中。當飛機距離海面不過數英尺時候的驚訝，一變而為平靜的海面了。這時，海面像是一種波形的金屬片，浪花起處，日光反射出無數的光輝。我們雖然帶着氧氣，強力的反光依然刺着我們的眼睛，使我們感覺暈眩，眼睛也十分疲倦。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够像阿拉斯加在白晝裏的強力的日光。春季裏，地上還為積雪所遮盖的時候，太陽已高高升到海面以上，每天要照曬十六小時之久。甚至在屋裏也要帶遮光鏡，因為日光由窗口中射入屋內，刺眼欲痛。

當我們從「諾穆」飛機起飛時，正降着濃霧，天氣陰沉沉的。我們的任務是裝運一些接濟品，送至諾穆北方的金礦區。因為我們的飛機沒有適當着陸的地帶，祇得把一些冰凍的肉類、罐頭食品、麵粉，以及砂糖自空中擲到礦場中，我們很滿意的完成了任務。礦場裏的廚師手搖着白旗，意思是說食品都到了，於是我們就飛返到諾穆機場。因為我們的時間和汽油都很充分，我們沒有循着陸地上的航空線直飛，總行自令海峽的上空而飛返到諾穆。

◎異奇的一塊地方

自空中向下俯視，像綠色金屬的海面上有兩黑點，較小的一個黑點是向着阿拉斯加的海岸，較大的黑點是在西伯利亞那一方面。這兩個黑點就是「戴歐米德島」。從地理上說，這時我忽然意識到我們正在世界上最奇異一點的上空。在我們

的下面是兩個大洋，兩個大陸，和兩個不同的日子。所謂兩個大洋者，假使我們環顧一下，我們可以望到飄浮着冰柱的北極洋——望得很渺小，很單薄，同時又可望到太平洋——說得更精確一些，望到太平洋北端的白令海峽。所謂兩大陸者，西方是亞細亞洲，東方是亞美利加洲。所謂兩個不同的日子，因為國際轉換線正在我們的下面。當我們循着航空路線用西方飛行時，我們不能斷定究竟是禮拜二抑是禮拜三。因為我們是要飛到阿拉斯加着陸，對於時日雖弄不清楚，也無關緊要。假使一個陸在西伯利亞東角(Chukotka)的蘇俄駕駛員和阿拉斯加的一個埃斯基摩女郎發生了戀愛，而時常駕駛着飛機去看他的情人，他必須很小心心的計算着時間。設想一次飛行需要半小時，在他抵達阿拉斯加時，正是他自西伯利亞起飛前的二十三小時又三十分鐘。換一種說法，假使他想在禮拜日晚間去會見他的女友，他必須在禮拜一晚間起飛。

◎兩天併作了一天

傳說中的阿拉斯加的轍間是很流行的。那裏的居民歡喜演述下面一個故事：有一個捕鯊船經過白令海峽向北航行，船長和水手都異常健壯，船上有一個傳教士，向船長問道，他是否可以集合水手們作一次祈禱。

「可以的，但是祇能在禮拜日那一天。」船長回答他的日子都是水手們工作的日子。」船長回答他

他們的談話是在禮拜六。到了次日早晨，這位傳教士出現了，他要集合水手作一次祈禱。

「你要怎麼樣？」船長向他問道。

「我們所談過的那件事——作一次長禱。」傳教士答他說。

「怎麼！就在今天，禮拜一？絕對不成！」船長咆嘯起來。

國際轉換線把日子都弄糊塗了。但是這一塊地方的重要，却不是因為牠在國際轉換線之上，而是因為劃分亞美兩洲的六十二萬里寬的海峽。埃斯基摩人乘坐他們的豹皮小船在一天之內，可舉全程。據說有些人在冬季裏踏着流動的冰塊，由亞洲渡到美洲，腳下還不會被水沾濕。海水的激流很凶猛，海峽不會完全凍結。

戰術家都認為寬六十二英里的白令海峽是美國的一個威脅。蘇俄說不會像美國忽視了阿拉斯加，而注重其極北部。蘇俄在其東北的極端建築了飛行場和軍事根據地。

◎金剛石與戴歐米德島

我在阿拉斯加的諾穆遇到了美國的傳教士。多年以來，他就在「小戴歐米德島」上尋找埃斯基摩人。俄屬的「戴歐米德島」距離小戴歐米德島雖然還不及二英里，但是兩島並不聯絡，這位傳教士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幾個埃斯基摩人坐在一個很大的皮筏裏，被風吹向大戴歐米德島去。當皮筏剛一碰到了海岸，他就被兩名紅軍兵士扣留了。這兩名兵士對他說：「我們很覺為你抱歉。」

我們必須把牠扣留起來，送你到西伯利亞。一傳教師回答他們：「我反而替你們慚愧。」二邊說者，一邊手指着用槍向這兩名蘇俄兵士轟擊的埃斯基摩人。

◎亞美兩洲的橋梁

成爲亞美兩洲橋梁的阿拉斯加的重要性久已爲世人

第四次強化治安論說

大東亞戰之真義

自去歲八月八日，日美之戰火起於太平洋，俟俟定名爲大東亞戰爭，以別於日美之戰，蓋其有深遠重大之意義者，顯而易見也。

近數年來，英美之惡勢力，逐漸侵入於中國，南洋乃至於印度等地，其謀略之狠毒，手段之陰險，皆有事實爲證，使其常用之技術，而首於文化，經濟，宗教各方面侵略我東亞，毀滅我亞亞民族，有不令人痛心疾首者幾希。

友邦日本有鑑於斯，乃於八月八日忍無可忍首先發動，是以日美戰起，然果係日美之戰乎，凡稍具國際常識之吾人皆能明瞭斯名之謬誤，蓋因此種戰爭非僅日與美之片面衝突也，友邦固無須與美開戰，惟其結於亞亞民族之立場，期爲謀亞亞民族之解放，成立亞亞共榮團不朽之舉，代表我亞亞人民而開戰，斯爲日美之戰，豈非大謬？故命名爲大東亞戰爭，取意爲聯合我亞亞民衆，一致排擠美國之惡勢力，而切實保衛我東亞，此其一。

大東亞戰爭，固爲解放我亞亞民族而戰，顯與英美在東亞之惡勢力，乃吾人所詳知，而仍有一部分無知愚份子，與一部份觀念不正確之民衆，過去受英美之欺騙，現在仍執迷不悟，依順于英美之羽翼下，不啻自甘滅亡。

彼等之愚昧已久，不能自覺，故以大東亞戰爭起，舉起戰爭之感情，一改昔日之「止戰觀念」，一救國結，保衛東亞，故命名爲大東亞戰爭，取其意也。嗚呼！亞亞民衆之自覺，而竟起排擠英美之惡勢力，此其二。大東亞戰爭之意義，細目甚多，而其要者傳於此矣。近且及於戰爭之捷報，紛紛傳來，英美之惡勢力，野牛部戰，則其亞亞民族解放之日，指日可待矣！

所公認了。今日之科學家，大多數已承認美洲最初的居民是由亞洲過去，其步驟如下：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前數萬年，在亞洲大平原及西伯利亞青苔原上的游牧民族，漸漸叢積於白令海峽的海岸。他們是從世界上酷寒的地帶來到此處，驟然發見這片樂園。他們踏着浮冰或乘木筏——也許當時亞美兩大洲還不會斷開——渡海來到美洲。由美洲北極北部開始向內陸移居，伸入了北美，中美。阿拉斯加就是亞美兩大洲的橋梁，第一次大移民就是經過這個天然的橋梁。

其後，阿拉斯加的重要性始爲世界所公認，美國政府也企圖利用此地。到了一八六五年，阿拉斯加的內地航運艱形繁忙。滿載着數噸鐵鏈的印度獨木舟逆流而上，將電線運抵阿拉斯加的西海岸。繼「西聯電報公司」設置由美國經過阿拉斯加而通達西伯利亞，再由該處通達蘇俄內地以及歐洲的海底電線，計劃首先創設歐美兩洲之間的電線聯絡。正當運輸大批的電線至阿拉斯加的西部海岸時，大西洋海底電線的敷設已經成功，於是此項計劃於無形中停止進行。

假使此次戰爭不曾爆發，爲國際航空線中心點之阿拉斯加不久即將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因爲各國航空人員都認爲阿拉斯加是亞美兩大洲之間的橋梁。經山魯爾班克 (E. Lindbergh) 抵達阿拉斯加諾穆飛機場的「汎美航空線」將延長至蘇俄。

如果想在北極成立航空線，阿拉斯加是一個良好的航空站。此項計劃在最近雖然不能實現，在將來一定可以成爲事實的。飛抵阿拉斯加的航空家已經有數名造成「歷史上的飛行」。一九二六年，蘇俄航空家「諾爾基」自列齊格利起程，經過北極，抵達阿拉斯加(托拜城)。一九三一年，華國林白上校循着最短的航線，抵過加拿大極北部而抵達阿拉斯加。一九三七年，蘇俄兩名航空家越過北極及阿拉斯加而直達舊金山，完成「不停之飛行」。但是第三架飛機尚未飛抵阿拉斯加之前，已失蹤了。雖然想盡各種方法尋獲，終歸無效，也許被迫降落在海上。出發尋找失蹤飛機的數次飛行，更可以貢獻許多航空上的知識。

未完待續

吾友

第二卷第四十五期
卅一年五月廿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號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由日軍救助之馬來日本居留民(封面)
劃分亞美兩洲的阿拉斯加印度
雜想集
有感十年
「閒愁」與「閒趣」
男女不平等的因子
兩首絕句
期待
山神廟
我怎能離開她(真實故事)
彈性女兒(中篇創作)



印度 (一)

神教治國

弘·譯

而控者碧濤洶湧蒼茫無際的南印度洋，背倚着巒峯轟聳聳胸參天的喜馬拉雅名峰，平曠沃野，林木葱蘢的東方寶藏，突出于阿拉博海與孟加拉灣頭之亞洲南端的大主島，連傳路支和緬甸而共稱的古印度王國，其全部的土地面積是百八十八萬又一千餘萬平方公里，所擁有的總人口數達三億又八千餘萬之衆，他是佔有了全世界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強，其中除掉了我國的人口數，恐怕就要以印度爲人口最多的國家了。印度既是擁有着這許多的人口，自然其民族的種類便也就固立而益形龐雜，同時其代表各個種族的特徵的宗教，遂亦各自有其獨特的信仰與互異的奉行方式，派別也就更見紛歧混淆而極盡其繁複與駭奇之能事。印度因爲有着廣大而富饒之耕地，寬闊而利於灌溉的河渠，適宜的天候與豐沛的雨量，尤其是其大部土地三面環海，于沿海一帶更多富有着優良的港灣，所以在昔印度即爲文化與宗教發達最早的東方文明古國。在今日子國內各處，依然還是很容易的便可以見到了許多

古代文明的遺跡，有帝王的宮室靈寢，莊嚴弘偉的寺院禪林與各派宗教的教都，以及許多著名的聖蹟。古東方佛教的起源，雖然也是發祥于印度，不過至近年，其教徒們對於本教的信仰，却已是逐見的趨向于沒落。故在全印之各派宗教中，其能擁有全印人口六成以上的信徒，且能普遍盛行于印度全土的那便祇有被稱之爲印度教的聖婆羅門教了。印度教徒們的中心信仰之部——班拿勒斯聖地，自昔便是位于恒河中游的一個著名聖城，據說一年中前來參詣禮敬的教徒，可達三百餘萬之多，故在此域中的善男信女永是終年不絕的。教徒們全是極端的在崇向着精神文明，和歌頌着古東方之偉大的喜馬拉雅高峯，和邊瀕清激的恒河聖水，便對此溫覺豪放的名山大川，全都感覺着異常的景仰與陶醉。他們不由的就生出了一種靈感的冥想，而對此世外的理想便發生一種嚮往與企盼。他們多是覺悟到在這莽莽塵海中碌碌庸庸的無聊，所以

便漸次的從自然的歌頌中而轉向了對於自然的崇拜。教徒們對着這宇宙的萬衆，全都看成是一個大的神體，而宇宙是由神的創造始成的，氣象雄偉的喜馬拉雅峯，及怒波奔放的恒河聖水，也便就是神的一部聖水的狂信，以及其近于神話的各種傳說，幾乎是從最古的時候起，便一直的流傳到了今日。而教徒們更是十分的相信，如果能够用恒河的聖水來潔淨身體，便可免除其生平的罪孽。恒河是發源于喜馬拉雅之類非爾士高峯，而注入於孟加拉灣的印度最長的河流。因爲他是婆羅門教最崇奉的聖河，所以班拿勒斯市就以其位於恒河中游之優越條件，自古便被尊之爲印度教的中心教都，同于回教徒之參麥加，佛教之于密支那，對於參詣此印度教都，在教徒們之全部生涯中，便是一個最高的憧憬與企盼了。到印度前來巡禮的外人們，很多是以躬訪教都聖蹟，爲其唯一目的的。在我又豈能例外，所以這次在赤道下酷熱的南國裏，能够親

「俏皮語」大全

范樹功

- 尉遲恭夫人.....(梅氏)沒事。
- 程咬金的斧子.....前三下。
- 羅成罵街.....白面大捲。
- 二龍坑的鬼.....眼上啦。
- 武大郎盤櫃子.....不上够不着。
- 武大郎的煙袋.....不長不短。
- 禿子眼月亮走.....借光。
- 鋸碗戴眼鏡.....沒識我破。
- 瞎子放驢.....不撒手。
- 張飛拿耗子.....大眼瞪小眼。
- 梁山泊軍師.....(吳用)無用。
- 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 安肅的白菜.....短粗。
- 武大郎叫門.....洩氣到家。
- 瞎子打燈籠.....白費腦。
- 電線杆上綁雞毛.....好大(還)膽子。
- 雞窩子上山.....(前)錢緊。
- 店裏的臭蟲.....吃客。
- 歪嘴吹喇叭.....暫頓眼下。
- 要飯的起五更.....窮忙。
- 涼水和麪.....(就)窮窮。
- 大八燈台.....照遠不照近。
- 老虎吃豆腐.....膽真不小。
- 猴吃棗子.....真急了。
- 貓洗脸.....一嚙拉。
- 貓眼.....時時有變。
- 拿竹籃子打水.....緊上加緊。
- 要飯的打狗.....一場空。
- 土命人.....窮橫。
- 死胡同.....實心眼。
- 賣燒餅不帶乾零.....又回來了。
- 騎馬不帶鞭子.....拍馬屁。

(5)

身的看到了關於婆羅門教——即印度教——教都之種種異觀，及今思之，還是覺得異常的倖幸與嚮往。

是在春夏之交的一個旭日日昇朝暉初上時早上，我爲了想來拜觀一次教徒們對此聖水的禮拜，所以便特意的起了一個大早，然而極使我而驚奇的却是當我步向了聖水的河畔，可是爲了禮拜而從各地參拜前來的教衆，却早已經全踴躍的來到了。此時我已經到了一艘小巧而玲瓏的遊艇，如是便輕泛碧波，在幾聲欸乃聲中，遂開始了我這異國教都的巡禮。

露華初歛，瑞靄尤濃，空中一片飄動着猶如渲染了一抹靛靄的飛絮，下映着空闊闊的碧綠與浩蕩蕩怒濤奔放的江流，沙鷗三五，翔翔于天水之間，所謂一雲水無拘束，江天任去留，一不啻便爲此時之心情色的寫照，而使我懷懷爲之一暢。照著時刻來說，也只是在卯辰之交，然而這道參詣的教衆們，却早已踴躍集結。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們，男的全穿着棕黃色的教裝，女郎們也都爭妍鬥艷的各各穿了花花綠綠的「沙龍」益發的襯出了她們身體的嬌艷與窈窕，令人生出了無限的愛好與欣慕。

男女的教衆們，有的在河岸上，曬着朝陽，有的在水中迎着碧波，有的在一本正經的唸着經文，有的對着這初昇的旭日，在鞠躬膜拜，我真的感覺到這確是一幅充滿了異國美妙情趣的天然圖畫。房東在事前也曾帶有神密的臉，告訴我

我說，這個偉大的天然浴池，便恰正是爲了青春男女們選擇配偶的一所大社交場。因爲我親眼的看到了他們與她們全都是愜意的在實弄着春情，就連老朽的我也都有些被陶醉了。

很久以前，在印度有着一個奇異的風習，就是凡屬印度的教徒們，有的死了丈夫，或是喪了妻子，尤其當她們的良好時候，而在降重舉行着火葬的時候，他那忠實的愛侶——妻子便很多都是勇敢的投身于火焰之中，而殉情於她們故夫的夫婿。此種表示着夫離間最崇高之愛的風習，聽說自英人統治了印度以後，幸被禁止了。遠處見到的一塔寒然，據說便是爲了紀念此種情美風的一個有價值的遺跡。

印度教徒，無論何人，當他們行將與世訣別的時候，假如能够先用火葬焚化了他那污濁的肉體，然後再將遺下的骨骸，流葬在這恒河的水中，這可以說便是一切教徒們的一種共認的企願。

而後人們爲了履行着這個先人的遺志，所以便將亡人所遺下的骨骸，一具一具的都運到了恒河的河畔。死骸並不用棺木盛殮，男人的尸體用白布，女人用紅布將尸體全身包裹包裹之後，便擲列河畔，使其足部面向着河心，在其足部先佈了許多薪柴之類，先使其足部先着水少許，然後舉火焚化。稍爲富裕的人，在身後便加添些樟腦與龍香之類，因爲有樟腦香與香料之故，其燃燒力極爲強旺，且還可以發

出了很大的香味。待骨骸燒成了灰燼之後，便就拋入恒河的水中。因爲印度教徒多是水的狂信者，所以當骨骸入河之後，游泳的人，便就益行增多，這恐怕是在任何的游泳場中所不會見到一種的奇觀吧！

爲了屍體的陳列河畔，我不禁連想起了可怕的傳染病，而不禁心中爲之懷然而懼。然而他們，對於這惡疫的傳播，却是毫不來關心的。因爲骨骸原有其淨化作用，而火葬更又是一種自然的消毒，所以如此河水反倒都賴以消滅了。

十分鐘或是經過了二十分鐘以後，以河水淨身的教徒們，便相率的登上了河岸，而各由他或她們所信仰的神——年長的僧侶們，給他們在額上，分別的行着最高的洗禮，其掌司洗禮的僧人，據說須是在印度教中，爲階級最高的大僧正，方有擔任此項儀式的資格與聲望。

因爲印度教是崇拜偶像的多神教，所以由其崇拜對象的不同，故其派別便也多不一致。據一般的傳說，他們所信奉之神之總數，祇少也要達三億又幾千萬以上。自然他(她)們教徒們，領洗的儀式，便也就更大相逕庭了。

- 老虎拉車……不聽遺套。
- 狗熊戴涼帽……渾充人形。
- 狗熊熊跟頭……爲(物)家所累。
- 貓哭耗子……假慈悲。
- 耗子尾巴長瘡……沒多大膿水。
- 小刀哄孩子……不是玩的。
- 豬八戒吃人參……不識味道。
- 豬八戒牛角……越走路越窄。
- 小偷進學堂……摸著盡是書。
- 瞎子看書……硬說識字。
- 尼姑作花轎……下輩子再來。
- 豬八戒讀洋書……假文明。
-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
- 棉花匠的女……(無)談得(粉)訪不得。
- 老媽坐飛機……抖起來了。
- 蚊子咬菩薩……認錯了人。
- 和尚敲木魚……(無)法可(無)想。
- 驢子的耳朵……擺飾。
- 泥菩薩長疔瘡……不知疼癢。
- 矮子爬樓梯……步步高昇。
- 臘月三十出月亮……豈有此理。
- 丫環端麵……看得吃不到。
- 驢子學馬叫……不會學別學。
- 端公的令牌……人不怕鬼怕。
- 屁眼長瘡……臭(應)能。
- 肉鍋煮鷄子……(無)混蛋。
- 閻王爺小舅子……鬼羔。
- 爺倆分家……沒你的。
- 餛飩換襪子……一樣貨。
- 騎驢看書……走着驢。
- 賣貨白貨……不是辦事人。
- 豬八戒掉在轆水桶裏……得吃得喝。
- 鄉下老不認識海蜇……白(肺)費。
- 鄉下老不認識水仙花……大頭蒜。
- 鄉下老不認識城門樓子……好大佛龜。
- 挑水的看大河……都是錢。
- 大餅子不貼邊……怎麼湊的。

集想雜

·乘·

◇給別人好的印象

處世待人的確是需要藝術的，而且還需要怎樣的人取怎樣的態度。對各式各樣的人要有各式各樣的態度；不能一律死板的，公式的。

就中心原則說：自己與人（個人）接觸的最初機會是最重要的。你需注意的是：我們要給初初相識的人以好的印象。——這一點是很要緊的，關係以後的朋友間感情的增加，或是個人辦事處世的順利。

但是，要給初初接近的人以好的印象並不是容易的。而且還要對各式各樣的人更難得都弄得好好。——對於甲，也許應當這樣表示自己，給他以這樣一種印象；對於乙也許要用另一種方式或辦法。（對甲乙的一種甚至可以是相反的）。

譬如對於普通的人們最好是使她一下子嚮往於你的最優美，最貴，……的才能；——像對愛勢利的人去顯你的神酒廣大，財產豐富；像對愛名譽的人表示出你的學問聲譽……

可是對於那有若理想或憧憬的人，向新的前進的思想或行發追求的人，我們却不要最初只顯示自己的才能；而應切實表白我們自己的忠誠和意志的堅定——雖然他可以發現你的一些缺乏或毛病，但因為你的向善的，進步的努力和信心，他却覺得你更可愛。

再還有一些人，他們是前進的，坦白的，但多少有點幼稚——對這種人，我們應當最初給他們以自己人格之有缺欠，較貧窮的一面，以逐漸的再去顯示自己的優良品性。——這樣使他們起初雖然對你沒有很好的印象；但慢慢的發見了你的長處時，就會越來越喜歡你，佩服你了。

◇時代的齒輪永遠前進——真個的不通嗎

有人說「時代的齒輪永遠前進」語是不通的，他的意見是：「……既稱齒輪，就必是圓的，既是圓的牠的動作就必是周而復始，轉去轉來決不能是「永遠前進」的。」

這種分析的錯誤是因為不了解「圓轉」的輪動之意義。——「輪」雖是「圓」的，是「周而復始」的「轉」着，但這種分析的錯誤是因為不解「圓轉」的輪動之意義。——「輪」雖是「圓」的，是「周而復始」的「轉」着，但

是「時代的齒輪」轉着，轉着，轉着，轉着，却並非只是叫他們這般人看「玩兒」的，二時代的齒輪不是像那些大人先生們所想像的，在他們「玄妙」的腦袋裏，裏面突突的亂兜「圓圈子」；却而是在歷史的現實中，轉出一條「進化的道路」。

他們這般高貴的人們是只見到「輪子」本身「轉着」圈子；但未看清（其實是「不願去看」）輪子向前的「運動」，和「輪子」運動出來的「軌跡」（或「線」）。

這種「輪子」的運動，分析是很容易看出誤解所在。——他們想拉住歷史的「轉輪」或「演進」，（至少是去適應進化）「轉動的」真象，但結果却為「歷史的轉輪」，「轉個粉碎」了！

「時代齒輪」的轉動是前進着的；譬如今日的開始，雖然像是昨天的開始；但却更有今日的「新」的意義，「新」的現象。而明日，後日又正與今日，明日不同。就拿「轉動的」例子說，現在這一個「一點鐘」與以前的「一點鐘」並不完全相同；以後的一個「一點鐘」也不跟印在的「一點鐘」毫無差異。

機械的轉動，事實上，其「周而復始」的轉動，還不是純粹的「還原」與「重複」，更何況只是拿機械的「齒輪」來作比較的「時代」呢。——活生生的人類歷史，決不是簡單機械，更不會「運動不「前進」罷！」

大人先生們最喜擔任「兩個「字眼」去吹毛求疵，並好像自己多麼有學問有見識；其實呢，揭明了，寧非正曝露出他們的無知，貧乏，及醜態！在今日，這種可笑的可憐像正多的是。

老媽抱孩子	人家的。
大車拉瓦八	（愛）在後。
耗子拉木頭	大頭在後面。
黃鼠狼給雞拜年	沒安好心。
屎阿媽戴花	臭美。
狗咬呂洞賓	不識人。
狗咬刺刺	沒處下嘴。
酒寒寒鴨	肉爛嘴不爛。
兩仙鴿打架	繞圈子。
水仙不開花	裝蒜。
黃連刺刺是	苦老頭子。
長蟲戴草帽	細高兒。
黃鼠狼下耗子	一代不如一代。
野雞	沒名。
屎阿媽打呵欠	噴雲。
狹長輪角	（半）洋式。
狗拿耗子	多管閑事。
俺貓子進宅	無事不來。
茉莉花喂牛	白搭。
大藤子理牲口	不是料。
黃連刺刺娃	苦小子。
六月穿皮襖	活受罪。
秋天的蚊子	惹往外上釘。
豬八戒照鏡子	裏外不是人。
豬八戒摸核子	自鳴得意。
紫心蒜薹	心美。
顯大神帶輪匙	大當家的。
吊死鬼抹脖子	掛不住了。
死鬼要賬	活頭了。
老壽星叫門	要命到家了。
小鬼叫門	沒有了。
秋後的媽炸	沒動了心了。
臘月的白梨	不是（特）候。
豬八戒搗手	有法使不得。
鬼迷張天師	有求必應。
土地爺的區	神聊。
二郎爺縫皮襖	沒治兒。
藥王爺洗手	一攤泥。
鬼兒爺洗澡	確不得。
佛爺的桌子	確不得。

◇「把鹽撒向淡海」

汪玉岸的詩集寄父中的小詩「撒一把鹽入淡海」：「撒一把鹽入淡海，再去喝它個痛快；回頭別忘告訴我，這滋味像不像『愛』。」

人生有時是需要自己去「造作」一下，才覺得有點味兒的。我們在廣大無盡的海裏，撒一小把鹽，然後去喝喝。雖然覺不出什麼鹹滋味，還依舊淡淡的。——但是今日撒一把，明日撒一把，……我來撒一把，你來撒一把……時間久遠了，撒鹽的人多了，淡海總會漸漸的有了滋味。

把鹽撒向淡海，總不是完全白費，總不同於把來拋向渺茫的空中叫風吹得無蹤影吧。——個人的微弱的努力，終會在人生裏調理出一些味道呢！

至於說「愛」的滋味，到底是濃厚的，還是淡薄的？——這其實也全在於去愛的人自己的努力了。不去多撒「愛的鹽」而想深得「愛」的滋味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高超沖淡的精神

汪玉岸又一首小詩「自題游泳池畔小影」：「讓人們以一時的沉浮為逍遙，像噴泉縱情地在碧波上歡跳；看呵，那池邊佇立著的旁觀者，對字宙却投來了癡醉的微笑。」

有的人總想超越世間的操擾，他們看不起事物的庸俗。——然而他們又不能真個的逃世。誰又肯平白的否定，毀滅了自己的生命呢！這種人是謂之「假清高」。

不肯也不能抹殺了自己，而人生又確確實實的常是混亂的，動蕩着的；於是有的人就爽利去順流逐波了。這種人是謂之「混生活」。

我們固然不能也不應離開操擾的人間，逃避出動蕩的波流；但是也不必不可聽自己深陷進污濁的泥水裏去。叫庸俗的腐舊的勢力把自己像雪球般滾圓了，滾腫了！人生的確當腳站在水中，而頭腦（心靈）拔脫出來在自由自在的空氣裏——人生的確當作一番攪樣功夫的，這樣自由自在的高超沖淡的精神的。我們有時是要作一個池邊的旁觀者，對字宙還時微笑！」

◇人生正充滿了粉同泥的黑白畫

社會人生，並連了個人的一切日常生活，本充滿有許多缺陷和污穢處。只不過因為許多人們自己的觀察力，判斷力太薄弱，致未能發見了。——這是請先知先覺大智識者指示揭發出來，一般民衆才得領悟的。

魯迅先生的「漫談」裏曾說過：「……有些漫畫家……用放大鏡照了『白淨苗條的美人』露出的擦粉的髒髒，看出她皮膚的褶皺，看見了這些褶皺中間的粉和泥的黑白畫。這麼一來，漫畫稿子就成功了，然而這是真實，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放大鏡去照照去。於是她也只好承認這真實，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

人生和社會就正如女人的髒髒，有著褶皺以及粉同泥的黑白畫，——這種種怪現象的。只是人們缺少像漫畫家那種具有放大鏡等（更加透視鏡，望遠鏡，分光鏡，……）的觀察能力，辨析能力罷了。如果察覺辨析的能力充實了，自然就能發現真實之為真實矣。

進一步說，對於人生和社會的種種黑暗，惡劣，缺乏，混亂……等，想加以改善，使令美好，是很難奏效的。要麼有效，也就正如對付女人的髒髒一樣，必須用肥皂毛刷去洗一通。——甚至於更需拿了剷渣治齒的利刀剪，剷菌消毒的苦藥來處理一翻！



幾年前，買到了一雙中國皮的皮鞋。無論是雞大街赴約會，總得要穿上它。鞋底踏在地上，發出了清脆的咯咯之聲，自己都觉得洋洋得意。現在不熱了，皮鞋失去了青春的美麗，臉上起了白茸茸的毛，粘上了許多泥土。

有一天，我走進圖書館。皮鞋和洋灰地相碰，又發出了咯咯的響聲。把屋中沉靜的氣氛打破。閱書的人都抬起頭來看我——看我腳下的皮鞋。我被看得有些慌了。於是極力放輕脚步，不讓它再叫。誰知皮鞋作怪，一點也不聽從我的命

我的皮鞋

柏綠

令。愈是小心邁步它愈響。這時我真怨恨它了。俯在桌上的幾個女同學，舉起鄙夷的目光，在打量我的皮鞋。並且喃喃的說：

「都破成那樣兒啦，還使勁踏什麼。」

這隱約的耳語聲，使我心中真慚愧極了，一喘氣，便跑了出來。我顛顛的又來到講室。同學們正在聊天。於是我也加入了他們的陣容。談天的確能解悶，剛才的悶氣化為無有了。那知冤家路窄，說着說着又轉到服裝上去了。

「柏綠！你的皮鞋該換啦！」

個同學和我說。

「是的，我這就打算去買。」我鼓起着肚子在說。其實我那裏有錢。

又一個同學插嘴道：「係先生的皮鞋將來還要送到歷史博物館去展覽呢！」

同學們全笑了，笑聲是那樣的響亮。我呢？只好皺着眉隨着他們苦笑。

一星期以後，皮鞋開了綻。不得已便找來一個修理皮鞋的小販。「縫縫多少錢哪？」我問。小販拿起皮鞋不住的翻看。看

完了陪笑着說：「針眼磨去啦！不能夠再縫。」

「勉強縫縫！」

「這……這那能縫啊！縫上也穿不住。」小販無可奈何。只好縫起來。

皮鞋縫好，我又去訪女友。可巧女友正在家中。

「英！到外邊玩玩去嗎？」我含着笑要求。

「你一個人去吧！」她不耐煩的回答，眼睛直釘着我的腳下。「說正格的，柏綠！你的鞋可真該換換啦！」

我聽到了這話，心中又是一陣羞愧。可是表面上裝作很嚴肅的說：

「當學生的還要穿好多，唉！你們女人的虛榮心太大。」

「你真討厭！你要穿着這雙鞋，說什麼也不和你一塊去玩，」她鼓着嘴在生氣。臉上像罩着一層暗影。

女友拒絕了我的要求。我只好無精打采的走回家去。

幾天後，皮鞋果然開了綻。並且後跟也磨歪了。沒辦法，只好脫下來放在床下。

皮鞋將要和我分別了：在一天的下午，我和打鼓兒的在門洞交談

「這雙鞋給多少錢哪？」我問。

「您說個價兒吧！」

「不行！不行！」打鼓兒的直搖頭。

「這鞋那邊能穿哪！」

「你打算給多少呢？」

「五毛錢！」他伸出五個手指來和我比畫。

「再添添！」

「沒什麼意思……打鼓兒的挑起筐來就要走。我看這買賣要吹。於是咬了咬牙說：

「給你啦！」

打鼓兒的接過皮鞋，順手便拋到筐中。我的老朋友靜靜的躺在筐底。好似在嘆惜它一生就這樣完了。

藝術攝影家王寶初先生創設

西中商場
單

101

攝影廳

特別弧光像 新穎！經濟！

2寸4寸每份一律1元01分

代答張先生

有歲十年

老安

張先生是和我一樣的爲了窩頭支使得滴溜亂轉的窮同志，遭遇不相上下，所以也很談得來。在京相處三年，幾乎每天都在一起。每於公餘之暇，我們總是窮窮，窮窮，窮吃，窮聊，假如四兩白干下肚以後，更是聊起來沒完沒了，一天半宿不覺膩。如果一方面因爲私事的耽擱，而隔個三天兩天不見面的時候，心裏彷彿茫茫然像是無所依歸一樣，那真會起一日三秋之感呢！雖說許多可貴的時光，消磨在窮窮，窮玩兒，窮吃，窮聊上，在我們呆板枯燥的生活裏，也未嘗不獲些慰藉。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話真叫地道。窮窮年底，因爲局裏人事異動，被一個所謂「令」，把張先生給令到距京千里的徐州去。同

優閒

還是去年的事情，偶爾跑到公園去看圍棋，嘿！真活像「太平盛世」裏產生出來的「玩童兒」，那「優閒」勁兒別提啦！下棋的人又好似一個個師傅下來的，各人都有「款」，誰都伸出五個指頭投到棋盤裏去抓弄棋子，抓抓放放，放放抓抓；一面擎着腦袋，德珠磨，琢磨了足有半天，這才下一顆子兒，下的時候又像捨不得，又像捨不得；你想，我是一個急性的人，那兒捱得住這些？一下子便把我看出火來了！

後來跟朋友談起這些事，朋友說：「北京」這個貴地，對於「閒」這一個字有時候真能够嚇死人的。」這麼一說，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寒君

時也把我給令到太原來。離京以前，我們更是十足的窮吃……窮聊了幾天，爲是紀念那行將分散的餘日。當時張先生意思，說甚麼也不願離開北京。甚而說到寧願在京遊三輪兒，也不願遠就徐州的職位。由此也就知道這位張先生對於這座古城是怎樣愛戀了。結果，終因爲種種關係，而在「糖瓜兒祭灶」那天，硬着心腸和古城告別。

日子真快，一幌兒就是三個月來，前兩天忽然接到張先生由徐州寄來一封信，雖然近乎牢騷，讀後也有令人說不出的感慨呢！

上略……老兄，您說北京城有咱們的脈呀？值得我們這麼愛戀？可是，說良心話，我是不願離開北京。那怕去遊三輪車呢，我以為望望景山小白塔甚麼的都高興。此地可糟透了。不用說沒有好的去處，就是一切風土人情咱都不慣。言言的聲調，也聽着整扭。喝水都是苦的。因此當我每次端起茶碗來，都是不由的就想起那人養水甜的北京城。雖然北京城沒有我一塊磚頭。可是真想。

您說，我們爲甚麼硬着心腸離開可愛的北京？一言以蔽之，還不是爲了窩頭嗎？假如北京有我們十萬八萬的財產，那所謂的「令」又算了老幾？然而，然而現在辦不到。老兄！咱們要努力，用十年計劃，期于北京城內的一角，買上那麼幾座小房子，咱們就跟「瓦片」泡啦！老兄！望您努力，掙的少咱不怕，咱們要儘量由嘴角上「刮吃」德力的省，省，省，十年之後，咱們北京見！……（下略）

提到了十年，真讓我慚愧的很！記得初離開校門，而走向社會求職之始，祖母一再囑咐我：「××！你出門兒不要忘了家，莊家日子把你供了十來多年去念書，是多麼不容易呀！媽媽不真歡莊家人，所以由你七歲就上學，一直供到你二十三歲。爲的你將來成人，往家裏掙錢。不爭（慈）口糧頭，也要爭口氣，省着人家笑話你：現在祖母早已故去，但今日想來，還愧如昨日事呢！

此後，跑過東北，去過西南，學界，政界，交通界，一幌兒就鬼混了十幾年頭，中間幾次回到故鄉時，都是那裏丟盔卸甲的狼狽樣子，雖然祖母早經故去，但自己總是慚愧的無地自容。父母申斥還在其次，鄉老的白眼實在令人難堪。然而怨誰呢？更有得用罵罵的口吻，似動聽的對我說：「××！不要緊！掙錢不剩錢，不在頭三年，過去這三年，還有那三年。」這話聽着真叫人扎心。

無論怎麼說，反正十年白白放過了過去。自茲而後，我要按着張先生計劃幹下去。掙的不是少嗎？但咱要極力的儉用。還用說別的？抽紙煙也降級了。由「天壇」而「金葫蘆」更由「金葫蘆」而改爲「金槍」了。不久的將來，把「金槍」也拋到室外去。「十年之後，咱們北京見！」對！張先生我們努力呀！

數目之謎

昭

一個數目往往可以代表一個固定的意義。比如7有幾個解釋：虹是七色，一星期有七日，地面上有七大洲，只要你稍稍活動一下腦筋，就可以在枯燥的數字中尋得無限的趣味，那末何妨猜猜下面的幾個數目，當你在無聊的時候？

- 3, 1416 7 9 13 28 32
- 33 64 72 92 108 180
- 212 273 331 360 365
- 760 980 3000 186000
- 45000000

（答案請見下期）

「閒愁」與「閒趣」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
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

……唐伯虎一世歌

舒星

中國人有一個極要不得的毛病，就是「游手好閒」，一般資產階級，不愁吃，不愁喝，自然要悠哉遊哉！就是在飢寒線上掙扎着的人們，只要身後那隻生活的鞭子一鬆，便不由自己的停而不進了！一般以勞力換飯吃的人，大多數只要「奔」出來三天的「嚼穀」，便先吃三天，而不再努力的幹下去；這情形和手下有銀三十萬，五十萬積蓄的資產階級，便退歸林下，悠游自得，甘心做社會的寄生蟲，正好是「異曲同工」！

「喜逸惡勞」，本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要認

清「逸」與「勞」真正的意義。「逸」並不是讓休拼命享樂，或游手好閒，而是一方面使我們恢復工作而疲勞的身心，一方面再蓄養下一次工作的精力。「勞」也並不是漫無目的的以消費精力為能事，而須要注意到我們付出的精力，是否有相當的代價，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寶貴的精神，消費的是否正當，是否有意義。我們明瞭上述的意義之後，便可以發覺那一般人，在沒有飯吃的時候，不要命的去勞累自己的身心，出賣血汗；等到稍有積蓄之後，便又游手好閒，盡享享樂的錯誤了。

友音

父是英雄兒好漢

木箱

舊劇連環套裏賣二墩有兩句戲詞，「父是英雄兒好漢」，言其稱贊黃三太及天霸父子一個是英雄一個是好漢，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完全是由衷心欽佩發出的「認識」，這句話愈是由賣二墩嘍裏唱出來，愈覺得黃天霸確是個英雄好漢，假使黃天霸出場自己來句「父是英雄兒好漢」，那麼這個英雄決不是甚麼高明之輩。

話雖如此，可是有時又不得不借自己的老人「家」一點光，武俠小說裏兩個英雄會在一起的，通名報姓的時候，時常從家往那裏報起，一直報完了祖宗三代才說到他，叫甚麼，這意思就是說，我的上三代都是英雄，則我也是英雄當然毫無問題，事實上，不過借先人威名的一點餘威而掩飾自己，而唬唬別人。

一個善於「生活」的人，並不是忙的時候忙死，閒的時候閒死。他在正當的勞作之後，能夠很適當的尋求閒中之趣，以舒展其精神，恢復其體力，而在充分的休息之後，又可以更活潑，更有力的去服務他的工作，建設他的事業。如此忙中有閒，閒中有忙的生活，才是最正當的，最合理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閒」也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事，而且是修養性靈，恢復精力的唯一妙法。寫至此，不禁又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世人往往在「閒字」下面，却時常添上一個「愁」字。我每次看到這兩個字，便使我悵悵不歡者累日！

但是細想幾次之後，便發現了「閒愁」的由來，也不無原因。這原因可分為兩點：一、「閒」極無聊，無事可做，精神散漫，心靈無所寄託，便發生了「愁」。二、自作聰明，把「閒」中的光陰，寄託失當，而招來更深的苦惱。

要消滅「閒愁」這兩個字，首先便要認清「閒」是使我們恢復精力的唯一工具，便不應當再用這寶貴的時間去賭，去遊蕩，去做一切使身心勞累

疲憊的事。其次我們便要在這充分的「閒通」之中，尋找一種興趣出來，——這興趣自然要費力，不費心，以能得到精神的快樂，身心的舒適為上乘。如此心靈自然有所寄託，而苦悶、煩惱、自然無隙可入了。

唐伯虎一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本來人生數十寒暑，除去兩頭，中間這一段時光，真是所餘無幾！若只是醉生夢死的盡情享樂，未免有負此生，若終日掙扎在愁城苦海之中，亦有違養生之道。所以我們不必朝夕憂着無謂的慨嘆，只要勇敢的抓住這一段寶貴的時光，盡量發展蘊藏在身心方面的力量。我們工作時要認真，要負責任，要不遺餘力，休息的時候，要擺脫一切煩惱，努力去尋求些「閒」中的興趣，以舒展憔悴的精神，那便不負此生了。

至於「閒趣」是怎樣得來的呢？那和作文章一樣，要自己去找。「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前人已有明訓。那麼「閒趣」也同樣的散佈在天地之間，只要像肯留心去接近牠，便可以供給你無限趣味。

作「浮生六記」的沈三白先生，曾捉蚊入帳中，臥而噴以輕烟，作青雲白鶴觀。這便是「閒趣」的一種。其他如：默對數字修行，可以消愁；一灑花雨，也足以破悶；白雲可以娛意；清泉能够洗心；或臥觀滿天星斗；或靜聽夜半鐘聲，都能使人萬慮皆空，忘掉一切煩惱。這不過只是泛泛的一談，至於真正的領略「閒趣」，那只有會意，而無法言傳了！

最後我們要知道，能够領略「閒趣」者，並不是「游手好閒」的人。一般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我們可以武斷一句，除去換來無限「閒愁」，而絕對得不到一點「閒趣」。那麼唯有相當工作的人，在職務完畢以後，花間月下，便是他自由的天地了，這時「閒趣」便很容易和他握手。我希望一般青年，不必只狂喊着苦悶、煩惱、只要把

借他人的名氣增加自己的身價，古來如此，而今亦然，開刀剪舖不管掌櫃的姓甚麼，也得姓王，賣布帶子不管舖子有幾間樓房，也得委曲着說是「老」間樓，有王政和臭豆腐便有王致和臭豆腐，假使王麻子等有靈而有靈，兄着這麼些子子孫孫在市面上充人物道字號，至少也能聊以自慰了。

作買賣的如此，唱戲的也不能免俗，於是唱老生的必得標明派，唱青衣的必得標明是梅派，肥得某坤伶唱戲在報上曾大標「某某某之女」，「某某某之高足」，「某某某之令妹」，末了來一句「某某親為把場」所差的只是未曾在廣告裏排上家譜然而嚴格論之唱戲的終究是所謂「優伶」，談不上甚麼資格，為養家、為糊口、不得不在報紙上這樣宣傳，吾輩到不必引以為非，日昨偶睹某醫生之報紙廣告，在名子旁邊，加註曰：「某某某之長子，某某某之老友」（按某某某為本京兩位名醫），據此而論，則不僅爸爸是英雄，兒子便定是英雄，朋友若是英雄，也能足以長自己一點威風。

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一句歇後語，是甚麼「抱着何仙姑叫舅媽——借點仙氣」，固然本身老子的名氣，無防用做標榜，不過醫生終歸是有資格的士人，似乎不必與坤伶同流合污，這點仙氣，借得多少有點不漂亮，其不漂亮處，正好像自命不凡的文人，吹牛時說些個「家父限幸太炎大師受過業，我跟胡適看過電影，跟曹錕吃過便飯」都是如此這般。

父是英雄兒子未必便是好漢，即使真是好漢，也要從別人嘴裏說出來，庶幾才來得真氣，所以連環套裏實二壞的一句戲詞，給黃天霸添了不少身分，恰人唱戲登廣告，不管藝術如何，名字旁邊註上幾行家譜至少顯着火熾扎眼，而醫生登廣告也附註三代，却未免有火熾扎眼，而醫生得別人說，才有勁，所以醫生在廣告上加註「某某長子」、「某某老友」，不如趕緊託人來段鳴謝廣告，那就更漂亮了。

的生活安排得忙中有閒，閒中有忙，再努力消除一些有害身心的不良嗜好，多尋求一些閒中的清趣，那便很可能的覺到人生是很有趣味的了。

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不問智愚，無分尊卑，天生來都有一張嘴，其為用也，至廣至偉，大之如左右世界的名人談話，小之如街頭乞丐的乞食之哀歌；上至達官富紳，下至販夫走卒之夢語，牢騷話，範圍包羅萬象，花色不一而足。

按「說話」是說話者思想的表現，隨着思想的動向，而發生聲音，即所謂某種事件的表白。

說話也有五花八門，如神話、人話、鬼話、情話、閒話、黑話、白話、正話、反話、趣話、謔話、行話、正經話……等等，不勝枚舉。

在上面這一堆「話」裏，還要有一大堆人來代表我們這一大堆人裏，對「說話」抱兩種見解，第一是主張不說，為的是提防「禍從口出」之險，故而「守口如瓶」。

第二是主張說，為的是羨慕「多才善辯」善於辭令之譽，故而「信口開河」前者的理論，只是那樣說而已，事實上決計做不到，說而乃人「說話」是無形的，萬難捉摸。後者之理論於事實上確收效匪淺，如三國誌上的，孔明「舌戰羣儒」。

罵死王明。

孔明之罵死王明在說話的技術上可謂登峰造極，無出其左右矣。但如拿其「舌戰羣儒」而比較有點「相形見拙」了。說話的目的固然是要獲得嘴巴勝利，壓倒對方，打倒對方，可是「明論皇之」的說話，終不及那些「言中有刺」的說話好，故而那般「巧舌令色」的能說會道者，每說一句話總要「以一練三」方可出奇制勝的「勝人一籌」。

談「說話」

星火

自命不凡的朋友，常注重於「說話」，一條「三寸不爛之舌」，能將一句極淺淡無味的話，說得「天花亂墜」。再妙一點，奪人」而取得勝利。再妙一點兒的它可使「兼足台型」令別人肅然起敬，並且可以使人：「總之一經施用」說的技藝，其有不克奏功效者鮮矣。

說話者，自說自話，和人攀談也。又有自說自話，和人攀談日語，故說話又是「言語」。

有人說「言為心聲」。然一

般拍馬同志，常以言語「為工具，施展身手。一般吹牛仁兄，常大言不慚，語氣凌人，不是把對方說得「渺乎小哉」，就是把自已說得「不同凡響」。如是可謂「心聲」歟？

患口吃的朋友們對言語最為感眉，蓋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語不達意」。平常庸俗之輩，常運用其蓮花巧舌大發議論，但結果無人採理，未免使人覺得「人微言輕」，登龍之上，奧語運籌，而別人特為頌讚，未免又使人覺得「語重心長」。

他如在官場之內，上司接見下屬，務須「疾言厲色」，下屬晉謁上司，務須「察言觀色」，嗚呼，此乃上下效，天經地義，奈何？

朋友相好，猶須互為勉言，夫妻賭氣，開口無非惡言，敗子怕聽忠言，小人喜進讒言，君子一言，……

說話要前對後語，答言要依問語，胡言乃亂語，奉言為囁語，花言莫非巧語，甜言即是蜜語，辨言別語，出言吐語，立身處世，庶幾近之。

又聞說話也需藝術，小子不才，何敢妄言，不如就此擱筆吧。

告訴兄弟姊妹們

男女不平等的因子

冷儀

一般男子認為女子不能在社會作大事，只能走回家庭去管理家政，但是一般新女性都以為非。於是男女雙方各執一己之見，尋根究柢的辯論不已。究竟男子藉口的是什麼呢？有兩個理由，第一：是男女生理不同，女子不如男子強健，不適於社會勞動，只適合在家庭裏作主婦。其實那一位男子，除去勞工不論的坐在辦公桌邊用思想嗎？到是主婦須要勞動，從早晨睜開兩眼，下了床，便得灑掃庭院，整理房屋，作飯洗衣，看顧子女，外帶還得伺候丈夫。丈夫皮氣好，也許回家幫助看看子女，否則回到家裏要茶要水，等着吃飯，遲慢一點就罵出口來，認為他在外邊做事，是怎樣的不容易，他就忽略了妻子在家的勞累了。若有翁姑的還要受翁姑的一層轄治，等到丈夫子女都睡了，賢能的主婦還在燈下作些活計，直到筋疲力盡才能去休息這勞累一日的身子，試看一下中等階級的女性；哪一個不是這麼奔波着！却反而被男子視為寄生蟲，這是何等的不平！試比較一下，究竟男子走進社會所耗的勞力大呢？還是女子在家庭中耗的勞力大？所以女子在家庭中不能算是卑下，我認爲比男子更能！同時女子在家庭管理家政，原無不可，不過女子在家庭中，所耗的勞力比在社會服務較多，而被認爲是寄生蟲；更另一方面而論之爲女子體力不抵男子，這種不公平的論調的確是過去狡猾的男子所堅持的，所以我爲這服務家庭的女性鳴不平！

然而實際上，我們這受過高深教育的女性，到不得不加以自責；原因我們自幼就沒有參預過家政，整天和書本親近，很少有勞動體力的地方，有數點鐘的體育，也不是鍛鍊強健的體格，同時能令女孩子讀書的家庭，家境也必比較寬裕，因之營養優優，嬌養成習，是免不了的，和男性相比當然會顯得嬌弱，然而這類女子的思想，智力及作事的能力並不弱於男子，只是體力望去究竟顯着單薄，這是予男子以口實的地方。所以知識婦女在求知識以外，尚須努力於鍛鍊體格。

第二、是女子氣量窄小，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當我初讀到此處，很不滿意聖人這句話，我認爲孔子身居聖人，居然也抱着男女不平等的觀念，把女子與小人相提並論，這似屬不當！可是我現在認爲這話的確很對，女子的確沒有男子氣量大！俗語說：「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原因君子氣量大，不會有狠毒報復心腸，而小人氣量小，不然也不足稱之爲小人了，唯其氣量小，偶一得罪，便會以毒辣的手段報復，若不加防備，必受其害不淺。

女子過於神經質，感情濃厚，易於煽動，所

以時笑、時哭、時喜、時怒、因之男子認爲女子神秘，琢磨不透，其實不過是重感情，心地純厚而已。唯其神經質，所以遇事細心，唯其感情濃厚，所以嫉妬心大，因之而造成女子最大的弊病；氣量窄小，偶一觸怒，過去的好感都被怒火所焚滅，重則絕交，不理，輕則口角，鬥氣。真能爲了兒大的事，氣倒病床，任何場所都可以看到，聽到：「討厭！討厭！該死！」嬌嗔媚態的聲浪！真的，姊妹們，能輕政治舞台拋棄女性嗎？若政治舞台真有這樣的女性，那我寧可喊「女性必走回家庭」，也不喊走進社會的口號了！

我們女子決不掩飾我們的劣點，我們願意有人指摘出我們的劣點來，以便藉以改善。我們也不掩飾男子的優點，因爲我們要步男子優點的後塵。的確，有不少的男子，不管他們心裏受到對方多少委曲，但是他們還能勉強笑面，多少重大的事藏在他們的肚子裏，他們依然能鎮靜的應付，多麼愁煩的事業繁繞着他們的腦子，他們也要吃飽了飯，倘若女子遭過了這些恐怕不是氣爬下，也得病躺下。的確，女子氣量小是無可諱言的。

所以打算真正走上男女平等之途，那麼，有知的女子在充實學識之外，還要鍛鍊體格修養氣量不可。

給兄弟姊妹們

朋友！歡歡來！我們享受着快樂，美滿的學校生活。沒有絲毫憂慮和牽掛。每天相聚在那些充滿朝氣的樂園中，尋覓着我們希望得到的學識及技能。幾年中，爲要使我们自身盡善盡美，每個人都在不取稍息的工作着，切

幾句心腹話

蘇杰

雖然我們就要離開開入知的園地，不能繼續升入最高的學府，是件大不幸的事情。然而，在現世這種社會經濟不入正軌的過程中，對於此類不可避免的突變，我們除互相鼓勵外，更無絲



幸補救的方法。那，我們又何必過於悲傷呢？再退一步想。學校無非是一個過渡時期。並不是我輩最後的目的。如果，一個人只憑充實自己，而忽略了發揚作人的責任，家長又何必多廢心機，培養他這塊廢物？還有，我現在所受的教育，雖不算登峰造極。然而較諸盲目的白丁，尤勝十籌。如果放開眼光，觀察體察中國現在的教育狀況。就能立刻私慶我們這「不幸」，實在還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朋友！若是因為諸友好間的別離，而有所感觸。這倒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要知道「生離死別」雖屬可悲。然人生在世，誰肯逃脫！何況我們是為造福人羣，就是天大的犧牲，我們也要當之無怨。這次暫時的小別，又何足留戀呢？朋友！放開你的心胸，腳踏實地的步入社會吧！成功後的相會，才是更甜蜜的，才是我們所應期望，憧憬的。

朋友！不要畏縮，社會雖惡，人心雖薄，但牠阻止不了我們這熱火似的心志。我們要無顧及的，去實行自己的計劃，開闢我們的前途。但是我們更要機警，不做無謂的犧牲。

邇來報端載有因不滿社會而自殺的青年們。並多加之以懦弱的醜名。這就是我們最好的戒例。我們要知道，一個學生在學

關於攻讀

編譯

攻讀可以當作娛樂，當作裝飾，又可以當作才能。人們在孤獨時，可以以它作他們的娛樂，談話時作他們的裝飾，判斷同安置事業上作他們的才能。攻讀能使人們性情完美，天然的能力與天然的計劃需要它來修整。但是也不可以過分的利用，如裝飾上用它太多時顯着人們虛偽，娛樂上用它太多時使人們迂腐。

誦讀的人常輕視攻讀，簡單的人常羨慕攻讀，聰明的人又常利用攻讀。讀書不是在反駁他人，不是使人對你相信，也不是在尋找談話的資料，而是利用它來裁判事務，解決事務。有些書籍我們是要囫圇吞棗的，有些書籍是要吞進去的，又有

些書籍是要咀嚼，是要消化的。這也就是有些僅需要念一小部分，有些書不需要十分細心的看，有些書則需要逐字的讀並且要十分動謹注意。不重要的書可以揀擇要來看。書籍內的歷史能使人聰慧，詩能使人多智，數學能使人對事理辨別得精確正確，哲學使人深奧，邏輯與修辭學能使人長於辯論，所以人們腦部的任何缺點，在書籍內都有它們給治療的秘方，可以用攻讀來補救。

人們除攻讀外還要有討論與記錄，討論能使人們事前有準備，記錄能使工作正確，所以一人記錄若少時，他必須要有好的記憶力，討論少時他必須靈敏，才能免去錯誤。

其初目下這萬險萬惡的社會，處處感到應付不暇，時時被人戲弄，奚落。乃是必然的事。久而成功。

有些人，因感到應付社會的不足，轉而非難到學校教育。說學校教育，不合潮流。這倒，我輩不敢同意。學校當局，因為不甘坐觀德風的日下，才竭力提倡仁義道德，以求增進人類幸福。現在一時雖未見着大功效，但日後的成功，當定預卜。何況，如果真沒有學校來提倡，誰知現在的社會將更敗壞到什麼程度？此亦「不可因噎廢食」之意也。

最後，我更希望，我們不要因此而灰心頹喪。我們應向前日蔣氏先生所說的一更廣大的學校(社會)更廣大的課程(生活)中去尋求更多的知識。俗曰：「士別三日，當更長進。」朋友們，我在這裏祝你們

自來水筆專家

李廣泰商行

地址：北京東城燈市口七十九號



經售謝拉牌萬古牌福壽牌將軍牌
各種自來水筆經久耐用式樣新奇

電刻姓名 免費修理



鬼的故事

國榮

鬼！我向不相信世上會有鬼的存在，假使有鬼的話，則鬼有鬼的世界，也不會到人世上來攪擾，記得在我十一歲的那年，我曾遇過一件奇事，使我直到如今也解釋不出是鬼在作祟，這故事便展開在下面：十年前的夏季裏，我和母親初次旅行於北京，暫住在一個徐姓朋友家裏，一件怪事便發生在一個夜裏了，會記得那是一個陰鬱且朦朧無月的深夜，萬籟俱寂的時候，大多數的人們都已入了夢鄉，靜靜地遙遠處隨風傳來陣陣地狗吠聲，更增加了幽夜的淒涼，也許在這時候是鬼混進人世的活躍時候到了，東下房發生了變化，東下房內是住着跟隨我們同來的女僕郭媽（平時因為老實且做事勤快，所以帶出門侍候母親），我彷彿聽見她在房中咕咕嚕嚕的自言自語，我還以為她在發瘋話呢，但也不肯說個不休不停啊？漸漸地聲音嘈雜起來，母親被吵醒了，可是沒有說話。我為好奇心所驅使，便披上了衣服，鼓着十二分的勇氣向東屋走去，半道上忽然聽見東屋裏有了暗淡的燈光，當我走到房窗下時我用手輕輕地刺破了窗紙，由洞向內望去。「呀！」屋裏的一切都沒亂不堪，那女僕用手把頭髮弄得

草蓬蓬地簡直活像個女鬼！只見她扯扯自己的衣服，不規則的剝着終於脫得裸裸地在地上瞎亂亂跳，於是我覺得非常的可笑，恐怕是在犯神經病吧！突然一陣陰涼的微風向我襲來好像一盆冰水由頭上澆下來，使我全身起了雞皮疙瘩於是我只得抽出那僅餘的勇氣，溜煙似的跑到門房去叫徐宅的僕人王四，我攪攪索索地走到那裏，在極淡的燈光下見他整個的身子拳縮在一個牆角裏，顫抖着，我一扯他的被子倒把嚇得嘶叫起來，喚了他好幾聲他才明白過來，他打着戰說：「您……您……來了，那……東……屋裏鬧鬼……」

「我又氣又笑的說：「快起來跟我去看她怎麼回事？」我不去……那屋裏有鬼……」他戰戰兢兢地回答「帶着棍子去還怕甚麼？」我的勇氣又增加了，我硬把他拉了出來，淒涼風又雜刺我全身的每個細胞，不由得的又打了一個冷戰，我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東屋走去，等到走到那裏時，房內的燈光滅了，較以前安靜了些，但只聽得裏面嚶嚶咕咕的叨叨着，我用了我所有的膽力顫抖地地大聲叫了一聲：「誰呀！」我呀！「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你是誰？」我的銳氣頓滅了，當我問完

了這句話便偷偷地向洞內看去，只見一個重重地黑影端坐在床上，忽然如晴天霹靂般回答說：「我是鬼！」我也嚇得四肢發軟而王四已半癱在地上，口中只是嗚嗚的叫着，沉重的雙腿被絆住不能行動半步，我想這就所謂鬼附人體，藉着人的口吻說話，隨着連綿不斷地進出許多事情來——說她的姓氏，說她的來由是為討債，並說如今夜不償還則要索取她的性命……」於是我就催促王四去到對面雜貨舖買些金銀紙錠，因為鬼是喜歡紙錠的，他打着哆嗦說：「半……夜……更……怎好買呀！」不用怕，她是瘋病病你去敲門買去，說是急用，多給些錢，也沒關係的，此時我毫無畏懼之心了，鬼是單找它所要找的人，當然不會加害於旁人身上，他邁着老人似的步子走去，關了這半天，徐宅的主人才出來在他的屋子裏吩咐女僕趕快取些冰塊來，為的是鎮在頭上好減輕熱度，話尚未終了不料又大聲罵起來：「混蛋的徐先生！甚麼東西！我向她討債，與你何干？」兩屋相距甚遠何以能聽見呢？事後為我所懷疑，徐先生也嚇得目瞪口呆了，王四滿臉地走來，手提着兩掛紙錠，隨後便將其焚化，我大聲的說：錢來了，你可以拿走了，裏面的聲音說：「不行，太燙手」過了會兒說：「我走了，打擾你們了」鬼還會客氣，使我更希奇了，院中刮起一陣旋風，捲起紙錠的餘燼，飄然而上，我便對站在左旁的王四說：「鬼去了，不用怕了。」我們便撞進東房見她仍著衣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漸漸地才蘇醒過來，問她剛才的事，她茫然不知，

「鬼」者「歸」也

朋友們可以休矣！

兆

現時代人們來討論有鬼無鬼的問題，真是無聊的可笑，正如鄉下小孩子以為留聲機裏裝着小人在歌唱一樣的可在一千年前就被王充等笑。有鬼論證據駁斥得不值一信。

人用哲學的史宗教的影響，遺傳性的人們受歷，直到科學昌明的今日，鬼神觀念一部分人的腦海裏，這還存留在部份人當然所受的教育，比較淺薄的緣故，知識的能力不足

以打破這虛無的鬼神觀念。那麼，現在還在說鬼呀鬼呀的人，除非宗教家及其信徒外，便是農夫農婦之輩了，因為他們未受過什麼教育，沒有智慧的理解力，他婆婆媽媽裝從四五歲時候就把吊死鬼的假象裝在他們的腦裏，假如他們的媽媽奶奶是不信有鬼神的人，不講鬼神故事給孩子聽，這孩子就是一個字不

亂吧！

只知自己已昏迷糊塗地睡着了，過了兩天又問她從前是否會欠過人家的錢，她想了半天才說曾有過此事，我給她說明這事，她立即拜我為鬼的救命恩人，我不禁失笑，從此鬼病除了一個月才恢復原狀，我後朋友親戚曉得這件事都說我年紀雖小而膽子却大，敢與鬼說話，我則以為當然，至今我還是一半信半疑，錯亂的是鬼嗎？也許是她當時神經錯亂吧！

識的白丁，有人對他說「有鬼呀有鬼」的話，他決不會盲然相信的，真的，習慣的遺傳力量真大呀，能把虛無的假設，傳為事實，認無為有，雖然這是人們無識的表現，但是主張有鬼的人，不是也會寫文章，並且辯「有鬼有鬼」，難道能說他們無知嗎？這難說，我們要哭了！

你不必有科學知識，你讀過古人書也可以明白鬼神是怎麼回事，聖人也不會主張鬼神是有影的東西，孔夫子的話是可靠的，不過聖賢人們因為那時的人類，有些野蠻，沒有法律，利用神道設教，以維持社會的安寧和秩序，後來雖也漸有法律，而宗教也能補法律之不足，所以宗教主義一直到現在還存在，也就因為如此，鬼神的名詞和印象，也普遍的存留在現社會了。

「鬼」字的意義，當初祇是「歸」字的解釋，鬼者歸也，人死入土，是謂之鬼，便是歸近的意思。（見禮記）並不是說人死變成鬼了。孔子說：鬼神之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敬鬼神而遠之……；如在其上，這些話的意思，分明是教人可以相信鬼神是最偉大而不可親的，能賞善而惡，但不可視之，以求真實，和宗教之有上帝一樣，難能要求見上帝的真面目呢。

明白宗教主義的人，就可知道沒有鬼神，創立宗教的人，當然更瞭然了，宣傳宗教的人，也未必不曉得這些道理，只是迷信鬼神的人們，讓神貽神的人們，談鬼怕鬼的人們，其愚實在可憐！他們心裏真有鬼，妖山人與，人就是鬼，他有鬼

計作鬼事，弄鬼要鬼，令人可恨，世界何嘗有鬼，鬼在人的心裏，疑心生暗鬼。甚麼時候了？還談鬼！朋友們，可以休矣，研究些別的學問吧！

附言 兆琴君說相信有鬼神的人是無知的表現，的確很對，但這種無知的可憐亦復可笑的現象在今日中國（即世界各國也還是都有相當的勢力也還很值得注意），不是罵一句「無知」可笑等就夠了。文化人必須時時的處處的和這種可笑可憐的「無知」或「迷信」鬥爭。

論壇上來討論「有無鬼神」這問題，其意味即是要展開對於這種「無知」或「迷信」的戰鬥，這並不是無聊的討論，筆者覺得只要社會上一天有鬼神的思想存在，我們一天心中就有這種無知的觀念，我們就應當作一天批判，打擊或克服的努力，我們戰鬥的對象就在於一天，我們就決不能也不應「休」的！

社會的改革是一壯嚴持久的大事業。政治的經濟的革命是一種堅苦的大變革；而文化風習思想意識的改善，更是需要人們以極長久的始終不懈的奮鬥去完成的，我們辯論鬼神的問題，只有站在這種文化思想之改革的立場才有其真實的意義，如果只把來當作是有趣的玩意來辯論，那就真可以「休矣」了。

兆琴君的所以說可以「休矣」了，大概就是因為論壇上許多討論的文字還總沒有把握住這個中心觀點的緣故吧，（今日華北的文化界的確貧乏的很，而青年們的頭腦也的確太空洞了）。沒有人能拿出

一點有意義的思想，沒有人能對於事物及問題表示出相當深刻的理解，這真使筆者也要嘆「可以休矣」了！如果我們堅苦的與「鬼神」的迷信觀念鬥爭這是值得的，但倘若只是輕鬆的趣味性的去談鬼，那麼朋友們的確可以休矣！

再者中國今日「無知」的現象不只是一般農民階層中「知識份子」的「無知」不更是可笑又可恨嗎！這也正可以使得我們相信文化改革的進步，確實是極艱難的。空談「教育」空談「科學」是無大用的，必須社會改革來促進文化的改革，必須，民衆的覺醒來從事民衆自己的振作；這然後才真能把腐舊的錯誤的和虛偽的東西（「鬼神與思想」）徹底的掃除或克服。「鬼神」的迷信，正也如此，一天一天不能把它破除，必須以「百年戰爭」般的精神去完成。

正如我們青年今日都知道「封建道德」是錯誤的無聊的；但是由社會上徹底把它清理出去，却非一時可以見到。「鬼神」的觀念不也若此嗎。

所以對「鬼神」的觀念作一點點的鬥爭（批駁）總還是有其一點點的意義在，如果我們一時沒有炮火可以致命的打向「迷信」這個敵人時；就是拿錘子剪子向這敵人刺一下也是好的吧！

介紹幾冊有關「鬼神」問題的參考書

(1) 林惠祥：民俗學 (2) 摩耳著江介原譯：宗教的出生與長成 (3) 許地山：扶算迷信研究 (4) 容肇祺：迷信與傳說 (5) 拉發著著原得山譯：宗教正義善的觀念之起源 (6) 劉劍橫：唯物的宗教觀(古今)

東四錢糧胡同慶王府總管
德善堂 劉宅
慶祝 藥 王 聖 誕
舊歷四月二十七八九日
真正王府舒肝丸
等藥減價三天
並於四月十二日起先售
減訂藥券
過期憑券取藥，以免是日擁擠，
外埠函購期前照減

補救視疾缺陷
增進目光銳利
大明製鏡眼鏡公司
大明製鏡眼鏡公司



獨ソ戰の再展開

大阪毎日社説

南北三千キロにわたる獨ソ戰線から冬の暴威が去り、解氷期の泥濘も固るに従ひ、攻防兩軍の機甲部隊も、自由に戦線を馳驅出来るやうになつた。ドイツがいよいよゆる春季攻勢の火蓋を切る時機は到来したのである。先月末以來、ドイツ軍はレンングラード、クリミヤ、ドンパス、コーカサスなど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へてゐた。それはドイツの攻勢移轉がいよいよ近いことを感じさせたが、攻撃の鋭先がどの線を突くであらうかは注目の焦點となつてゐた。その時、ドイツ軍最高司令部は、十三日「ケルチにおける戦門はドイツ軍の壓倒的成功裏に終了した」旨を發表し、戦史上未曾有の大戦門が、全線に亘つてここに再開されたことを告げてゐる。

それにも増してケルチ攻略の持つ意義の重大性は、ドイツ軍の次期作戦に對する準備である。ヒットラー總統は對ソ戰の目標を「ボルシェヴィズムの破碎にあると宣明してゐるが、ソ聯の戦門力を培養する資源地を制壓することが、ボルシェヴィズム破碎の有力なる一手段たることはいふまでもない。ここにおいてドイツは資源作戦を必要とするのである。しかるにソ聯の手中に残つてゐる資源地は、なほ少くない。赤軍は今ドンパスからアゾフ海にわたる線に據つて、東ウクライナのドイツ軍を防ぎ、背後の大資源地を守らうとしてゐる。もしドイツ軍が東クリミヤの突角から、北コーカサスの腹部に楔を入れることとなれば、この赤軍防禦線は、側背に大脅威を感じざるを得ない。

いま傳へられる南部戦線の動きは、全線線にわたるドイツ軍大攻撃の序曲をなすものと見るべく、戦機はすでに中央部に、また北部戦線にも熟してゐる。しかして獨軍のケルチ攻略が僅か五日にして成つたことは、全戦局に對する獨軍の攻勢が如何に自信に満ちたものであるかを明示する。われ等は刮目して盟邦今後の戦門振りを見守るであらう。

復行展開之德蘇戰

崔琳譯註

冬季之寒威、已離開了南北互乎二千基羅之德蘇戰線、解冰期之泥濘、亦復凝固、攻防兩軍之機甲部隊、亦得自由馳驅於戰線之上。德國所謂之春季攻勢開始時機、是到來了。自從上月末以來、德軍對列寧格勒、克里米、頓巴斯、高加索等地、均曾加以猛烈攻擊、此者使人立感德國之移轉攻勢時、已愈益接近。不過攻擊之槍口、將突擊某線、曾成爲注目之焦點。其時、德軍最高司令部於十三日發表、於刺赤之戰門、已於德軍之壓倒的成功中終了」之旨、而預告着戰史上未曾有之大戰門、由此、且乎全線而再行展開。

此比更重要な、刺赤攻略所持有之意義の重大性、即係德軍對次期作戦之準備。希特勒總統曾宣明、對蘇戰之目標、在破碎「布爾塞維克主義」。制壓培養蘇聯戰門力之資源地一事、不待言、自爲破碎布爾塞維克之有力の一手段。因此、德國遂以資源作戦爲必要。然現殘留於蘇聯手中之資源地、仍不少。紅軍現據由舊巴爾斯沿阿連夫海線、防守東烏克蘭之德軍、而看守背後之大資源地。如德軍從東克里米突角、侵入北高加索之腹部、此紅軍防禦線、在側背面上、自不得不感最大威脅。

現所傳之南部戰線の動態、可看做是互乎全戰線之德軍之攻略刺赤、僅五日即成成功一事、正明示全戰局之德軍の攻勢、充滿了如何之自信、吾輩可刮目視盟邦今後戰門之進展。

註 釋

ソレニモ増シテ(比以上更重要な) ボルシェヴィズム(布爾塞維克主義) 楔(木塞子)

My Friend

TWO STANZAS

BY JUAN TURGENEV

(Continued)

兩首絕句

陳 佩譯註 (續)

High above the people, upon their shoulders, on a flat golden shield, wrapped in a purple chlamys, with a laurel wreath on his flowing locks, stood his rival, the young poet Julius…… and the populace all round him shouted: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immortal Julius! He has comforted us in our sorrow, in our great woe! He has bestowed on us verses sweeter than honey, more musical than the cymbal's note, more fragrant than the rose, purer than the azure of heaven! Carry him in triumph, encircle his inspired head with the soft breath of incense, cool his brow with the rhythmic movement of palm-leaves, scatter at his feet all the fragrance of the myrrh of Arabia! Glory!

Junius went up to one of the applauding enthusiasts. 'Enlighten me, O my fellow-citizen! what were the verses with which Julius has made you happy? I, alas! was not in the square when he uttered them! Repeat them; if you remember them, pray!

'Verses like those I could hardly forget! the man addressed responded with spirit. 'What do you take me for? Listen—and rejoice, rejoice with us!

'Lovers of the Muse!' so the defied Julius had begun……

'Lovers of the Muse! Comrades! Friends
Of beauty, grace, and music, worshippers!
Let not your hearts by gloom affrighted be!
The wished-for moment comes and day shall
scatter night!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m?

'Heavens! cried Junius; but that's my poem! Junius must have been in the crowd when I was reciting them; he heard them and repeated them, slightly varying, and certainly not improving, a few expressions.

'Aha! Now I recognise you... You are Junius', the citizen he had stopped retorted with a scowl on his face. 'Envious man or fool…… not only, luckless wretch, how sublimely Julius has phrased it: "And day shall scatter night!" While you had some such rubbish: "And light shall banish darkness!" What light? What darkness?

'But isn't that just the same? Junius was beginning……

'Say another word,' the citizen cut him short, 'I will upon the people…… they will tear you to pieces!'

(To be Continued.)

高高地聳出於羣衆的頭上，站在他們肩擔着的一面坦平的金盾上面，裹在一件紫色的大袍中，一綉綉披垂的頭髮上戴着桂冠的那人。正是他的對敵青年詩人鳩里歐斯……而且那圍擁着他的羣衆大聲喊着：「萬歲！萬歲！光榮給與不朽的鳩里歐斯！他在我們的悲愁和極大的苦惱中給我們安慰！他賜給我們的詩句，比蜜更甜，比饒鈸的音調更美，比玫瑰更香，比蒼空更清！大家得意地抬着他，用柔和的香氣圍他，就受了靈感的頭，用棕相葉徐緩地扇涼他的額，用亞刺伯的一切沒藥香料散佈在他的腳邊！萬歲！」

鳩里歐斯走近一個在熱烈喝采的人的身邊。「喂，同胞！請教，請教，鳩里歐斯讀出怎樣的詩句而使你們快活的呢？唉！他讀詩的時候可惜我不在廣場上！倘若你還記得，請你對我重讀一遍罷！」

「像那樣的詩句我是會忘記的！」那個被打聽的人神氣十足地回答說。「你想我是什麼樣的人？最罷——那麼歡喜罷，和我們一同歡喜罷！」

「喜愛詩神的人們！」那位像神一般受人崇拜的鳩里歐斯就像這樣開始了……

「喜愛詩神的人們！同志！

美，優雅，和音樂的朋友，崇拜者！

不要讓你們的心受了憂愁的恐嚇！

願望的時候來到了，白晝就要驅散黑夜！」

「你覺得這幾句如何？」

「啊，天！」鳩里歐斯喊起來——「但那是我的詩呀！當我誦讀這首詩的時候，鳩里歐斯一定是在羣衆裏面；他聽見了這首詩，祇不過略略改動了一些詞句，但決沒有改好，而把它重讀一遍罷了。」

「啊哈！現在我認得你了……你原來就是鳩里歐斯，」他叫住的那個市民擡起眉頭答覆他說。「你是個嫉妬的傢伙，要不然就是個傻子……不僅如此，而且是個倒運的惡棍，鳩里歐斯的那首詩表現得多麼高超：『白晝就要驅散黑夜！』而你祇會說些廢話：『光明就要驅逐黑暗！什麼黑暗？』

「但那不是完全一樣麼？」鳩里歐斯開口了……

「你若是再說，」那個市民遮斷他的話，「我就把大家叫來……他們會撕碎了你的！」

(未完)

Chlamys古希臘人穿的寬袍，讀作 Kléimis；Glory! 歡呼時所用的字；in triumph得意地；rhythmic movement 有節奏的運動，即徐緩均勻扇動之意；went up to 走近前去；with spirit 有精神，神氣足；deified 如神一般受人崇拜的；Let not your heart by gloom affrighted be! = Let your heart be not affrighted by gloom! with a scowl on his face 蹙額擡眉，面現不預之色；Say another word = If you say one more word.

寄給她

幹下去吧！
——你處事中不是沒依
靠的！

芳：你家中的一切我知道
很清晰，並且很感激。
你現在找着的這件事
真是不錯，清潔而講衛生
業，有許多女人想我這當
一個好事，却找不到。我
替妳祝福；真是萬幸！
無論怎麼着吧！好在
是出了妳那不可再留戀的家。但是我勸
妳不要把家裏的人完全忘掉，妳母親對
妳底熱心撫養，以及對妳將來的企圖是
足以使外人羨慕的。
還是日前我到妳家裏去，本想與妳
談談天，可是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妳母
親告訴我：

「芳當護士去了。」我笑了笑，又問
她：「醫院在什麼地方？甚麼時候去的
呢？」
「醫院在什麼地方，甚麼時候去的
呢？」
「我說不清在什麼地方，她是在上
星期去的。」
「芳沒有回來過嗎？」
「回來過，才回來着，剛走上夫不
大。」
我直慚愧自己太浪漫，爲何不早去
一會兒。
看着妳母親又要上床紡織去了，我
緊趕着問：
「現在你們底狀態怎樣？」
「你不要提她！我們住的這房四箇
月沒給人家房租了，如果再住上兩個月
不給人家，呸！三百元的押金住完後就



期待

不能隨便便的一見傾心
的便好下去，安知他不是
一個玩弄女人的入。

我和琴在一起竟像是姊妹般的融洽，雖然我
們只是同學。但我是沒有姊妹的，也只有把琴當
做姐姐了！從小就常在一起，上學校去永是路
來一路往，嘻嘻哈哈的談着我們的話。誰都認爲
我們天真可愛，我們自己也只有高興快樂！我們
在沒有遭遇一些黑暗及嚐過一些悲哀的滋味之前
我們的理想世界是純潔，光明，坦白，活潑，
可愛……；但我們到底也碰上了打擊了，疾病幾乎
奪去了琴的性命，使我也險些丟掉十多年的摯友
；當我由X×療養院看琴歸來，不覺也滴出了淚
；琴的話盤旋在我的腦中，總是放不下：
「實！妳看我现在真是悔恨，悔恨當初不聽
你們的勸告，而弄成這個結果……」嗚咽的啼聲
！我提起了筆，寫一些回憶，讓那鑽石心腸的人
讀了生一丁悔意吧！我的琴友也正是期待着他的
醒悟！也只有真心的安慰能使琴的病痊愈得更快
一些！

三年前琴跟我都考入X×系，大學的
生活是過分的平靜，讀書試驗是我們生活的中心
，談心遊玩是我們課餘的娛樂。這樣的生活結束
了兩學年的過程。是第二學年的末尾，系中舉行
歡送畢業同學茶話會；我們忙忙碌碌的招待高年
級的兄弟姊妹們。就要畢業的同學也許是有些感
到愜意，但我們只度過了兩年大學生活是不會感
覺什麼的。吃過了兩年茶點，遊藝項目開
始了。笑聲裏同系的讓帶着一位男士過來向我們
介紹：
「這位是琴小姐，實小姐，這位是牛裕光君
，是本系三年級的高材生！」
我清楚了，我明白了讓帶來的這位裕光君；
是許久以前她說要給琴介紹的那位——她的表哥

實

我細細的打量他一下，他筆直
的站在那裏，已是和琴在談話了
！我知道向來琴是見了生人就沒
話的，今天真是例外了！我再仔
細的看下一下他：臉上像是有濃厚
之色，但笑嘻嘻的似乎對人沒有
誠心。黑黑的濃眉，靈活的雙目
，圓圓的額頭，並不是令人一見
可憐的，何況還穿著漂亮的洋裝
。琴對他大約已是有些心動。十
分鐘後，琴竟要求我陪他們一起去看附中的音樂
會，我答應了。台上動聽的管絃樂隊，奏着世界
名曲，我細心的欣賞。我偷看下一下琴，他們似乎
很少注意台上的音權，誰知道他們低低的在談些
什麼！
會後，別了裕光。在月光如瀉的地上踏着輕
鬆的步伐，回味着方才的音響。我和琴走上歸途
。月亮的光真清亮極了，鋪，的樹葉被月光影射
在地上。我們沿着小溪，走着彎曲的小路。夜中
真是清靜，兩人懷着兩種不同的心情走着。琴在
對我訴說着裕光的一切，我從她的語言中可以知
道琴是很喜歡他的，本來琴對人都是重情感的，
看見了裕光的外表及聲音一般的話，還不一見如
故！
「實！你說我和他做朋友好嗎？」
不成嗎？更何況暑假就在目前了！」我不加思索
的答覆着。
沒有回答，顯然琴是拿我的話不以爲然。我
真是關心琴的一切，不怕他不高興，而說出應當
對交友謹慎一些，等我們多和裕光見幾次面或是
向朋友打聽一下裕光的行爲……再和他交際下
去吧！琴只是沉沉答應着。
回到家裏，我的心情竟會爲琴的事不安起
來。假期中琴許多天沒來見我，無疑的是她和裕
光的友誼一定是在進行着。我特別關心琴的事，
我看見過朋友在戀愛場中受傷的很多了，雖然不
能把每一個男人都估計成壞人，但也要小心一點



得嫌！這一家子人，搬到那裏去？寄錢？兩個月啦，連一封信都沒來過。」她的聲音微細而沒勁，她的眼圍發濕，我不敢再問什麼。

我再到這層的情形，使我心中又忐忑了。大概是妳母親與妳離了，她們工友紅以自足，她們的臉色憔悴而多皺紋，那都是忙碌的表自品。

紡車的嘈雜聲刺的耳朵難受，最後我使告別出來了。

妳底父親，叔父們太狠心了，他們既顧自己，自己吃喝嫖賭，已經成了他們的必需品，你們家裏現在的名譽是多麼壞，有多少關心的朋友在暗地里詛咒着妳父親，妳叔父們的喪心病狂！這一點我想妳能感得見並且能夠看得出吧！

芳！現在我勸妳，妳以前在家裏嬌生慣養的毛病要改點，妳要知道吃人家的飯是不易的。妳的國文先生為妳找這件事，會東跑西奔好容易現在成功了，妳可不要辜負了妳先生對妳的這一番好心！

一個當護士的是需要溫柔而和藹的態度來安慰病人，要殷勤的扶持病人，把那些壞的習慣要改換改換，自己不要忍耐着點，不要受一點累就嘆苦，妳可以向各處看看，世界上比這種事苦的多呢！

恕我寫得太不客氣了，我不願再說什麼，最後我又想：妳母親對妳不定抱着多大的希望呢！我就辭別下去吧！妳的家不是不足依靠的！

琴味草

交友以前應當試查他的言談，舉止，性情，學識，以前的經歷，不能隨便便的一見傾心的便好下去。安知他不是個如毒女人的人。我找同學懶懶的去探訪裕光的過去事跡和性格，居然得到了我預想以下的糟。玩女人，賭博，吃賭子，侮戲了，女友交過有半打，在校內的功課也不好；我把這些珍聞常當了唯一的收穫，懷着滿腹的熱誠跑去告訴了琴，但三天後從另一個同學處所得到的消息正是與我不刺起來，裕光君不但說我多事的惡謔，而琴竟會說出：「實真不應該給我們再說什麼話，這些事裕光早就對我說了，而且現在已經悔改了，讓寬少擔心吧！一個男人在青年時期的荒唐；不見得就永遠決定他是墮落下去，現在正是他新生的時候，他對我是好極了我滿腔的熱情，真的，我為的是琴的快樂呀！她怎麼反怪起我來，我真想像不到裕光用什麼言語把琴的心把持得如此堅定，我不能干涉別人的友誼，我還是誠懇的好。縱然我看琴走向危險之中；我也不能再做什麼勸告了。」

琴和裕光的友誼如飛的進展着，我身邊弄掉了一個追隨十來年的好友。我悲痛之餘也替他們慶幸着，他們的前途也許是完美，我不能否認一個不好男人在遇見一個好的朋友復會使他變好的，見到琴，她向我說一遍他們的最近事跡，裕光對她如何如何，我也拿出玩笑的面孔哄她一兩句。琴的心中已是沉醉在裕光的懷抱中。我看得出來，琴那黑紅的面孔上露出的微笑正是代表着內心的高興，他們的友誼正是甜蜜的最高潮吧！

萬幸開學後，學校的喧嘩聲，常看見這一對愛侶在談心。同學們都和琴開玩笑，呼他們是一對愛侶。綠草地上，翠綠的梧桐下，紅色的花朵艷艷的開着，藉着對對的愛侶。這院內到像是小型的公園了。

上課間低低的耳語，我和琴的談話範圍離不開裕光，說他們的樂事，她是在向我誇示着愛情的戰果。

時光過得很快，樹葉由黃而脫落了，冬天降臨的時候，大地一切都是理着暮氣與蕭條。寒了他的琴頭一次掛起了悲哀的色彩。上課間，琴說了他和裕先生生氣了。「裕光太寡情了，小地方總使人不順心，我一說他，反而和我動起氣來……」我安慰琴，這小事不算什麼，過兩天他會向妳賠罪的。

從那時起悲哀的空氣籠罩着琴的四周，她們的友誼時常生出波折來，琴臉上的悲哀之色漸漸加深，最後竟有了哭泣。在我家中琴道出了裕光的亂象：「他不但對我有了厭煩，而竟對我無禮起來，吵架便吵了多少次，同時影院中不正當的舉動，那實在是太看不起我了。」我這樣的安慰她呢？我讓琴時起與裕絕交。她雖然答應着，但還不忘情於裕光呀；學校的院落中，我幾次還看見他們的踪跡，琴的沒有決心，使我也沒有辦法了。

一天我陪着琴在市場購物，太巧的是正遇見裕光同着另外一位女子在走走。我惶恐了，我知道將要發生嚴重的問題，我哄着琴像小孩一般的回家去，她不禁哭倒在床上！

第二天，裕光跑到琴家去，竟說出了無心繼續友誼的話。痛哭，吵鬧，昏倒，結束了他們的友誼，琴的心情受到打擊後，豈又是我用空泛言語所能動好的。這位多情的人心頭是喜愛裕光的，我深深知道，我也陪着她落下了淚！

此後，天天可以看見裕光同着另外女子的影子，而天天也要聽見琴的哭啼。動靜的話不知說了有多少，但又有什麼用，丟失的友情不是能挽回的；可怕的男人的心呀！把一個女人玩弄得够了時；會像丟棄一張破紙似地拋開了。另外再獵取新的。多情的琴怎麼會單單遇見了負心的人。這不是上帝安排成的悲劇嗎！

兩個月後咯血病使琴住在肺病療養院了，枯寂的生活常引起她的淚水；多情的琴還期待他的省悟。也許是夢中嗎？裕光會跪在琴的床邊求赦。但琴只是如此的期待著。



山神廟

蕭蒂。

「誰要有那心叫他這樣！」小杜說完，
 「進」的一聲，將腰間的匕首插在供桌
 上，顯得燼燭的火焰不住跳動！

幾乎灑了出來！

「對！喝呀！管他媽的死活？」三個人將酒盃
 一齊端起，一聲喊乾呀！那一揚脖咕嚕嚕的喝了
 ！這粗拙的動作，像在原野裏馳騁無羈的奔馬！
 「嘿！痛快！像咱這窮樂！就是凡人也少有
 哇，不信你們看這位山神爺都混成甚麼模樣啦！
 一麻李手中捻着幾顆花生仁，一張大麻子套着小
 麻子的臉，隨着他的說話，不住的晃蕩！
 「這才叫『人走時氣馬走運』啊！神仙要不走
 運，也他媽的照樣倒霉！」老朱挾起一塊肉放在
 口中咀嚼着，兩眼凝視着寒儂的山神像。

「日後我要能混好了，一定給他重塑金身！麻
 李說時挽起了袖口，將暴露青筋而刺着一條黑龍
 的手，合在一起作了個稽手！態度是異常的擊
 響！
 「得啦喝罷！別這兒強盜發善心啦！」老朱說
 完一陣笑，血紅的臉在燭光的映照下越發紅了。
 「朱爺！咱們這叫逼上梁山，沒辦法！強盜
 心怎麼着？那也是肉長的！況且要不是連年荒旱
 不收，孫守財的侮人太甚，縣太爺的致命刮皮，
 咱們能幹這個嗎？……」小杜的心中好像有無限
 的感觸，從酒後忠實的肺腑裏吐出。
 「杜爺！你不懂還真忘了！吳德和小霸王到
 孫家集去，怎麼還不回來？」麻李忽然想起來，

意識的說着。
 「誰知道呀！來喝呀！越提他媽的越煩！」老
 朱覺得有點煩，端起酒悶悶的喝。
 三個人似乎已失去了一切的意念，狂笑了一
 陣酒喝得更凶了。每個人臉上都漲得發了紫色，
 突凸出的眼珠，像兩盞紅燈，聲音也透着粗燥而
 急躁！
 突然燼燭的火焰一閃幾乎不熄滅，兩扇殿門
 開了，從外面塞進兩個人！
 「二位怎麼樣？去了整半天！」麻李猛然站了
 起來，身體不禁晃了晃而勉強的立住！
 「他媽的X！簡直不行！回頭把小孫和妮子
 拉出來，非給他放血不可！」小霸王說時臉上漲
 得紅紅的！露着醉意。
 「今天我們倆整在酒舖泡了半天！那漢託人
 說合着算是減成個整兒！半夜晚準在樹林見面，
 香火頭寫記！」吳德說着也坐在地上！將兩個手
 指在空中劃了一下。
 「你們喝不喝？也沒甚麼了？」老朱也站了起
 來，揮揮身上的塵土！
 「不喝了！酒館裏喝了不少了！歇一歇回頭好
 去！」吳德伸了個懶腰，感到一陣疲乏！
 「小杜！你往後面看看去！我收拾收拾地上的
 傢伙！」麻李將地上酒壺碗碟擺在一堆，推在
 供桌底下。

小杜走過後殿，手中拿着一根木棒，黑
 真在一間潮濕的屋子裏，摸索出兩個人！他們的
 手被綁着，眼睛上貼着兩塊高粱，盲目的隨着小
 杜走出來！
 「喝！小妮子真嫩呀！」小霸王也斜着一隻眼
 ，心神上起了一種變化！「想起來了！這妮子叫
 雲姑！」
 「來坐在我的懷裏！」老朱將雲姑拉在懷裏！
 一腳將孫集賢壓倒在地。孫集賢止不住的呻吟
 着！
 「今夜要是再說不安，讓你們祖兒倆有個樂
 ！」吳德奪過小杜手內的木棒，向集賢打去！「讓

天漸次的黑暗了，山裏的風又含着砂粒瘋狂
 地颯起來，撞在石上，樹幹上……發出恐怖
 巨聲，像是在佈張夜的威權！
 拋開村莊很遠而在半山腰的山神廟大殿裏，
 從供桌前一隻裝滿燼淚的殘燭火焰上，投出一片
 潑紅而閃躍的光亮，迷濛的散伏在各角落裏。
 殿頂到處垂着牽引得很長的塵絲，而每個黑
 暗角隅裏，都張結有毀破的蛛網，素板尊仰而神
 聖的山神胎，已失去了他的威嚴，露出的泥塑背
 帶，顯着極端的寒儂！那頰下幾根疏落的髯鬚，
 却像一把懸着的錘刷，兩旁獠獠對立的小鬼，多
 已掉首斷背折足而傾倒了，殿柱上的彩漆已一塊
 塊的剝落，裏面是灰色的細木與紊亂的麻皮，頹
 敗的牆垣，倚斜的閣扇，堆積的塵垢；這狼藉
 的景況已訴出他已多年的荒蕪了！或者它以前也
 曾有過一串欣榮的故事，不過現在陰沉沉的已如
 一座死的墳墓了！
 供桌前圍坐着三個人，簡短的服裝，顯出惡
 劣的線條，可是却含有一種原始的天性！每個人
 臉上都抹着一層興奮的色彩，意識的吃着地上的
 酒和菜！
 「麻李！老朱，乾他一杯！反正是活一天就
 兩個半天啊！」小杜抄起酒壺，在麻李和老朱面
 前的空杯，滿滿的斟了一碗，將自己的一杯斟得

他媽的痛！」

小霸王湊過來摸着雲姑的臉！雲姑只是哭泣！

「媽的X！你他媽的哭什麼？」小霸王伸手一掌打在雲姑的胸前，雲姑跌倒在地上！

「你這是何必？是英雄不能糟踐人！」小杜看着有點過意不去！腦海裏澎湃着憤慨的、同情的心！

「糟騙人？誰是你甚麼人？我就愛這個勁！」小霸王說完隨手在雲姑身上亂摸，臉上浮着一層淫意！

「王爺！還是收拾身上走吧！回頭再說！」麻李催着；

「誰要打算起心攔我！誰就是想耍騙！」小霸王解開小褂，露出褐色的胸肉，中間有三排黑汗毛。

「誰要有邪心叫他這樣！」小杜說完，「噠」的一聲，將腰間的匕首刺在供桌上，顯得騰騰的火焰不住跳動！

「自己哥們：哈哈……」衆位收拾傢伙……

大家笑將這場小風波給過去了！

大家都站起身來！將身上的匕首及手鎗掖了掖！心頭上又泛起了一幕緊張的思潮。小杜把雲姑和集賢推在供桌底下，將騰騰燭滅一同走出山神廟。

田野之春

故童

散步深山裏，
對着山谷的蘭花說：
朋友，你專負春光了。

蘭花幽靜地回答道：
我自己便是春光呵！

但是

春耳語道：
我却領略了你。

萬松

三

寂靜的田野，
柳條搖擺鞦韆；
可容容字街間的靈魂，
盪漾在春風裏？

紅英下，
田野無人；
只有落花的喘息。
奏着無言的春之曲。

四
五

三

四

風兒吹了，
花兒笑了，
魚兒哭了，
河水漲了
世界原是
偶然的撮合，

太陽落了，
無限彩色的雲霞呀！
在我眼角間合間，
黑暗便吞噬了你。

文潮

初曉的夜裏天仍很黑！風雖小些砂粒却仍飛聽着，藏在臉上像針刺似的痛！幾個人深一步淺一步的走着適才的精力被涼風吹得清醒的多了！繞過一道山崗，下面流着清澗的澗水，蹣蹣的聲音在夜裏特別顯着荒涼淒楚；走過澗橋便又是紊亂的山道，刺草蔓藤點綴了孤獨的途徑，幾個人黑黯茫茫中摸索着，企求爬過山嶺到達前面的村落！

「看！有香火晃動了！當走到山坡間松林內，突然小霸王在一棵大松樹後隱藏着，吩咐其餘的四個人！

「老朱小杜急忙躲在山石下，靜靜的視着游移的火光。麻李和吳德分別預備手下的傢伙，一場拚命的事實恐將演出——在商賈不安及來者有準備時！

寂靜裏，突地「噠」的一聲老朱躺下了！接着又是一陣亂雜的槍聲從老松樹後發出！在這場合下，麻李明白了一定是自己的仇殺，忙抄起手槍向小霸王射擊，但是香火亮即刻消逝，四圍同時響起了槍聲，村莊的凶犬也死命的狂吠，原野裏奏着恐怖交響樂！

「噠」的一聲巨響，一個大火花崩出，小杜親眼看見吳德變成一個血人似的跌倒了！小杜忙匍匐在地上慢慢的向山上移動着。幾個同伴

殘死的血影支配着他的理智。松林外的槍聲漸漸小了，樹林內的五個人已死了兩個，並且槍口是自己向自己人併戰，小杜忽然一眼瞥見一條黑影向樹林外跑去，於是狠命的放了一槍，那黑影是顛倒了！

小杜在驚恐惶惶中，跳躍的跑回廟裏，撕碎身上的衣服，擦擦身上的血漬。從袋中取出火柴將殘燭燃着，忽看見集賢的綁繩已被咬斷一端，小杜的心中湧起無盡的血潮，順手將供桌上的匕首猛向集賢胸部刺去，只見他一陣殘呼與掙扎，一條生命便隨着一堆血而溢出了！

小杜朝看屍身冷笑着，這還是你爸爸的陰功！那雙紅眼又望着雲姑時，他將恨小霸王與集賢類的獸性都藉此發洩了！雲姑吶喊着，掙扎着，混雜着外面的風聲，演成一幕世間最醜惡的慘劇。

在小杜迷茫之際，廟外的槍聲又發作了！很快的便有一羣人擁進大殿，小杜想用手槍向外射擊，或用匕首將自己刺死時，然而那羣人已來到面前，恐懼的心情使他硬得像一灘稀泥而倒下了

六

太

黑



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怎能離開她？ (二十一)

卡爾大夫

「安妹是我的女兒，奈德。」卡爾大夫和露地說：「我愛安妹，同時我也了解安妹，關於你的事情，安思已經詳細告訴我了，我很同情你，奈德。」

父親靜靜站在一邊沒有說很多話，只悲戚的說着，「孩子不要傷心，在你背後有着你的父親和母親呢！」父親輕拍着我的肩頭，淚珠由兩個乾澀的眼角裏拖下來。

「母親，母親，我失聲自語着，『母親在那裏啊！』」

「奈德，安靜些，我們先不讓聽老人來來看你，她爲了這件事很受驚呢！」卡爾大夫勸慰我說。

卡爾大夫告訴我同父親商量預備請請著名的弗林大律師做我的辯護人，弗林律師約定當天下午來見我。

時間到了，卡爾大夫和父親退出室外，我又二次被送回鐵欄裏去，我墜入一種混沌氛圍中，我自覺透個生的川流，只遙望見絕滅的深淵。我深信我的慘酷的罪是承受于一切愛我和我愛的人。我承認我是一個犯罪者，一個殺人的兇手，我親手殺死宇宙中我最親愛的安妹。是第三次我又走進會檢見安思，父親和卡爾大夫的會見室內，弗林律師在等着和我談話，他是一個有着高大身材的人，衣服穿着很整齊，兩隻深鑲有光的眼睛告訴他是一位學識淵博頭腦敏

健的人。

「我已經看過你的供狀了，奈德，」弗林律師說：「並且同你父親和卡爾談過一次話，不過，我希望你能將事實原委一字無隱地告訴給我，以便進行一切辯護事項。」

我帶澀地將我在警局口供和對安思說的話，一字一句告訴弗來，他十分注意地聽着。

「我的意思第一你須檢查一下是否有瘋狂症。」弗林律師平靜的說。

「我——我沒有瘋狂，沒有瘋狂！」我憤怒地用力撕裂着頭髮。

「這正是你須要法律上答辯的重點，奈德，有瘋狂的人是不受法律常情裁判的。」

「我不需要答辯，」我號啕着，「我是兇手，我做了殺人的罪行，我不需要任何的援救，我只要看守！我神經過分興奮，恐怕我發生意外，于是制止弗林律師和我談話，把我送回獄室裏休息。」

第二天，弗林律師又來見我，當我走進接見室去，我一眼瞥見萊瑞太太也在裏面。

「奈德，我想你一定相信萊瑞太太知道安妹在外的行爲，你有甚麼話可以和她談談，給還案件一個有力幫助。」

「奈德，你知道安妹和傑姆有過愛情嗎？」萊瑞太太問。

「不知道，」我用力緊嚼着口唇。

「我知道你一定相信安妹時常到我家去玩的話，但是，事實是全然相反的，她只是向你謊言說每天到我家去，而實際是同傑姆去幽會。我不願一個結了婚的女人，每天攜下丈夫到外面去玩，假若安妹真是每天去到我，那我一定會規勸她的，我不能讓一個有夫之婦背着丈夫去作偷情的勾當。」萊瑞太太感動的說。

「奈德，我們去市警察署看見傑姆，按他說和安妹已經有過六個月以上的去情了。」弗林律師在一旁插言。

我頻頻搖頭表示我不願有所發言，「安妹已經死了，我不忍再說出攻訐的話。」

弗林律師滔滔不絕向我盛辯着，我沒有說話，我只痛苦地用手搖動着一兩鬢髮。

室內靜寂了，弗林律師因爲得不到我的談話的重心，站起來向我辭別走去。

不久，卡爾大夫又第二次上來看我，「奈德，我已經見過弗林律師了，我知道你現在的內心感覺，我知道你至死是愛安妹的。」

「是的，我愛安妹，我日夜在戀戀着安妹，然而，安妹已離我而去，我已拋却一切生的樂趣了。」

「奈德，這正是你現在最難過的心情，但是你不能儘只想到你自己一個人，你有着父親，母親，弟弟和妹妹，還有安思，你不爲着他們活着嗎？」

「安思，安思，」我低聲喚着安思的名字。這時，我像是啓示一個新的人生，新的幻覺，但是我不能知道這種心理的變遷的緣由。我又獲得新生的氣息，有時我會驚異我不會真愛過安妹，只是安妹的色肉與肉之間纏纏着愛情。

我的審判的進行，當然是依據我生活中中大部份，但是以人類社會來說，那只是一段簡短的記載而已。

我知道在各種報紙上曾用過驚人的標題，記載着我的罪行和小傳。新聞記者頻頻來給我拍照，禮有一些朋友不斷走來看望我。父親，母親和卡爾大夫幾乎每天在接見時間看到我，尤其是安思看我給我帶來不少安慰。最後，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到來了。



只有男子才會沒有原諒女人的勇氣

彈性女兒 (五)

· 寒 沙 ·

天哪！今天薰儀和我說了一句話，一天中儘是陷進極端的昏迷裏，強烈的乾咳會幾度窒息了她的呼吸，脈搏也停止了跳動，四肢僵涼，我驚喊來大夫。

看到她被一口濁痰咽得面色蒼白，額上流下豆大的汗珠，那副痛苦的情形？我不由合掌祈禱上帝。天！這姑娘的末日就在此刻吧！可是這可憐的姑娘大概尚未受盡贖罪的苦刑，全身的苦痛

下午了，天陰得沉沉的，一間病室裏陰慘得有些怕人。黃儀的臉色更難看，兩個眸子宛如一灘死水，凝滯而失掉了光澤。當我想起曾經看過幾次死人的面孔時，不禁疑惑她已經是安息了。渾身強烈地抖動着，腳走過去，伸手探她的鼻息；一縷遊絲般的呼吸，每隔很長的時間方才呼

出，而吸進去的空間更使得我的手抖擻在一起，我合起掌來默默祝福這可憐的姑娘，上帝慈悲接引這一縷純潔的靈魂。但是我不禁又為友情的殞滅流下幾顆大的淚珠。

我按着鈴請來看護小姐，她看到這種情形立刻轉身走出門進一盆溫水，看我一點點點頭，以手示意叫我替他重洗腳。我立刻覺出一陣切實的悲哀，一顆心束緊在一起，眼眶早已塞不住欲落的淚水了，我拚命咬着嘴唇，悄悄走過去，輕輕替她擦掉淚痕。天！我從未見過一個十九歲

的少女，會瘦小到這步天地，兩隻乾癟的腳彷彿兩枝枯柴似的那麼僵硬冰涼，我禁不住俯下身去，抱着我的好朋友的兩腳哭出聲來。

看護小姐流着淚泣我起來，以臉上的表情暗示我不能隨便哭泣，聽取出兩個口罩，自己帶上一個，叫我照樣地捂起嘴來，我們慢慢解開她的衣鈕，天哪！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這個多情的朋友竟會受到這大的磨難。兩脅間的肋骨都一條條地凸露出來，倘若沒有那張黑薄的皮膚，一定可以看到膈內的五臟了。××，我真不知道是在什麼樣的情緒裏，替她抹遍了全身，又整好了衣鈕。

外面陰雲愈佈滿了天空，室內的空氣愈變得怕人。倘沒有看護小姐和我作伴，真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她很安靜地躺著，約攪過了半小時的辰光。我以為她是睡了過去，更在一剎那間生出祝她再生的希冀。

一會，她的臉色突然又泛出一絲紅暈，兩眼也似乎有了光亮。右腳微微動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看我，我會意地走近前去，問她：

「儀，要我做什麼？」

她點點頭，示意叫我坐在她的身畔，我牽過她的小手，她卻急忙抽了回去，用手指指窗臺，我立刻明白了，俯下身去吻她一下：

「不怕，我不能怕你傳染！」

她又點點頭，嘴角的笑意漸漸擴展到兩頰，這時我的心也像寬鬆了許多，病室裏的空氣也暖

和了不少。

但，一會她的眼淚又流出來了，我靠近她用手替她拭着淚珠，顫聲問：「儀妹妹還有什麼話要說嗎？」她點點頭用手指指心，又指一下我帶着的自來水筆。看護小姐找出一張稿紙，我整好了水筆，遞到她手裏，××，她又歪斜地寫着：「××幾時回來呀？」

先生，以後的事我不忍寫下去了。

是一個陰雨的日子，你被薰儀叫做落湯雞地跑進我們公寓，薰儀哈哈笑你那副水淋淋的神氣，要給你攝一張照片，你竟把像機奪過去，順手放在床頭長嘆了一聲，粗重的嘆息顯盡了全屋歡樂的氣氛，薰儀害怕的問您是否受了人家的欺侮。那時您是多麼孩子氣的流着眼淚，惹得薰儀也陪您哭了起來！

薰儀慢慢地替您擦着淚，仰起一副淚臉問您究竟是爲了甚麼，再不告訴她，她更惱您了！您像是十分爲難於回答，祇是搖頭。於是，薰儀什麼不顧地又哭起來，哭聲中，她訴說猜測中的不幸，她說您一定要與她遠離是要隨您同去。

那時我想，離別在你們中間根本是無影之踪，難也曾經懷過當真您要走了，薰儀該是多麼悲痛，但我從未相信它會變成事實。

當您斷續地說出明天便要南下的消息，薰儀簡直一憐一絕，我痴無一言地想，上帝造人何以偏傷多叫人遭這悲苦，在你們那時的日裏，「離別」是一件多麼怕人的消息呵！

您說出一定還會回來的誓言，她未止住悲痛的哭泣，然而，你也隨着哭了。

哭，並沒有打破離別的苦夢，翌晨，在薰儀的淚水中您畢竟竟裝裝如南返了。

(未完)

中國政府立案登記證字號第十八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册
 半年五十四册

豐元棧角
 玖元棧角

（郵費在內，外埠加郵費，郵票不取。）
 社址：和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賀爾賜保命

心童與腦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能缺落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藥房



Horm Spermin

李仁